

# 《5.4 版第 4 辑 3》--7.1 第 182 坛 起诵仪

## 请佛发愿

稽首禮諸佛    及法比丘僧    我今為自利    亦利諸有情  
與諸善同修    正聞大藏經    傳承三聖學    令正法久住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
## 香赞

(一遍)

炉香乍熟. 法界蒙薰. 诸佛海会悉遥闻.  
随处结祥云. 诚意方殷. 诸佛现全身.

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(三称)

## 开经偈

(一遍)

无上甚深微妙法    百千万劫难遭遇  
我今见闻得受持    愿解如来真实义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讽诵经时    当愿众生：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顺佛所说    总持不忘.

(注：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)

# 六度集經卷第一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## 布施度無極章第一(此有一十章)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王舍國鵠(yào)山中。時，與五百應儀、菩薩千人共坐。中有菩薩名阿泥察，佛說經道，常靖心惻聽，寂然無念，意定在經。眾祐知之，為說：「菩薩六度無極難逮高行，疾得為佛。何謂為六？一曰布施，二曰持戒，三曰忍辱，四曰精進，五曰禪定，六曰明度無極高行。」

「布施度無極者，厥則云何？慈育人物，悲愍群邪，喜賢成度，護濟眾生，跨天踰地潤弘河海。布施眾生，飢者食之，渴者飲之，寒衣熱涼，疾濟以藥，車馬舟輿、眾寶名珍、妻子國土，索即惠之。猶太子須大拏，布施貧乏，若親育子，父王屏逐，愍而不怨。」

### (一)

「昔者菩薩，其心通真，覩世無常，榮命難保，盡財布施。天帝釋覩菩薩慈育群生布施濟眾，功勳巍巍，德重十方，懼奪己位，因化為地獄，現于其前曰：『布施濟眾，命終魂靈入于太山地獄，燒煮萬毒。為施受害也，爾惠為乎？』菩薩報曰：『豈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獄者乎？』釋曰：『爾其不信，可問辜者。』菩薩問曰：『爾以何緣處地獄乎？』罪人曰：『吾昔處世，空家濟窮，拯拔眾厄，今受重辜處太山獄。』菩薩問曰：『仁惠獲殃，受施者如之乎？』釋曰：『受惠者，命終昇天。』菩薩報曰：『吾之拯濟，唯為眾生；假如子云，誠吾願矣。慈惠受罪，吾必為之。危己濟眾，菩薩上志也。』釋曰：『爾何志願，尚斯高行？』答曰：『吾欲求佛，擢濟眾生，令得泥洹不復生死。』釋聞聖趣，因却叩頭曰：『實無布施慈濟眾生，遠福受禍入太山獄者也。子德動乾坤，懼奪吾位，故示地獄以惑子志耳。愚欺聖人，原其重尤。』既悔過畢，稽首而退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(二)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號薩波達，布施眾生恣其所索，愍濟厄難常有悲愴。天帝釋覩王慈惠德被十方，天神鬼龍僉然而曰：『天帝尊位初無常人，戒具行高慈惠福隆，命盡神遷則為天帝。』懼奪己位，欲往試之，以照真偽。帝命邊王曰：『今彼人王，慈潤霧靄福德巍巍，恐于志求奪吾帝位。爾化為鵠，疾之王所，佯恐怖，求哀彼王。彼王仁惠，必受爾歸；吾當尋後從王索爾。王終不還，必當市肉，以當其處。吾詭不止，王意清真，許終不違，會自割身肉以當其重也。若其秤肉隨而自重，肉盡身痛其必悔矣。意有悔者，所志不成。』

「釋即化為鷹，邊王化為鵠。鵠疾飛趣于王足下，恐怖而云：『大王哀我！吾命窮矣！』王曰：『莫恐莫恐！吾今活汝。』鷹尋後至，向王說曰：『吾鵠爾來，鵠是吾食，願王相還。』王曰：『鵠來以命相歸，已受其歸，吾言守信，終始無違。爾苟得肉，吾自足爾，令重百倍。』鷹曰：『吾唯欲鵠，不用餘肉，希王當相惠。而奪吾食乎？』王曰：『已受彼歸，信重天地，何心違之乎？當以何物令汝置鵠歡喜去矣？』鷹曰：『若王慈惠必濟眾生者，割王肌肉令與鵠等，吾欣而受之。』王曰：『大善！』即自割髀肉秤之令與鵠重等；鵠踰自重，自割如斯，身肉都盡未與重等，身瘡之痛其為無量。王以慈忍心願鵠活，又命近臣曰：『爾疾殺我，秤髓令與鵠重等。吾奉諸佛，受正真之重戒，濟眾生之危厄，雖有眾邪之惱，猶若微風，焉能動太山乎？』

「鷹照王懷守道不移，慈惠難齊，各復本身。帝釋、邊王稽首于地曰：『大王！欲何志尚，惱苦若茲？』人王曰：『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之位，吾覩眾生沒于盲冥，不覩三尊、不聞佛教，恣心于凶禍之行，投身于無擇之獄。覩斯愚惑，為之惻愴。誓願求佛，拔濟眾生之困厄，令得泥洹。』天帝驚曰：『愚謂大王欲奪吾位，故相擾耳。將何勅誨？』王曰：『使吾身瘡愈復如舊，令吾志尚布施濟眾行高踰今。』天帝即使天醫神藥，傳身瘡

愈、色力踰前，身瘡斯須豁然都愈。釋却稽首，遶王三匝歡喜而去。自是之後，布施踰前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# (三)

「昔者菩薩貧窶尤困，與諸商人俱之他國，其眾皆有信佛之志，布施窮乏濟度眾生。等人僉曰：『眾皆慈惠，爾將何施？』答曰：『夫身假借之類靡不棄捐，吾覩海魚，巨細相吞，心為愴愴。吾當以身代其小者，令得須臾之命也。』即自投海。海大魚飽，小者得活。魂靈化為鱸魚之王，身有里數。

「海邊有國，其國枯旱，黎庶飢饉更相吞噉。魚為流淚曰：『眾生擾擾，其苦痛哉？吾身有里數之肉，可供黎民旬月之乏。』即自盪身上于國渚，舉國噉之以存生命，輦肉數月而魚猶生。天神下曰：『爾為忍苦，其可堪哉？何不放壽，可離斯痛也？』魚曰：『吾自絕命神逝身腐，民後飢饉將復相噉，吾不忍覩。』心為其感矣，天曰：『菩薩懷慈難齊。』天為傷心曰：『爾必得佛，度吾眾生矣。』

「有人以斧斫取其首，魚時死矣。魂靈即感為王太子。生有上聖之明，四恩弘慈，潤齊二儀。愍民困窮，言之哽咽。然國尚旱，靖心齊肅，退食絕獻，頓首悔過曰：『民之不善，咎在我身，願喪吾命惠民雨澤。』日日哀慟，猶至孝之子遭聖父之喪矣。精誠達遠，即有各佛五百人來之其國界。

「王聞心喜，悅若無身，奉迎稽首，請歸正殿。皇后、太子靡不肅虔，最味法服供足所乏，五體投地稽首叩頭，涕泣而曰：『吾心穢行濁，不合三尊四恩之教，苦酷人民，罪當伐己。流被下劣，枯旱累載，黎庶飢饉怨痛傷情。願除民灾，以禍罪我。』諸各佛曰：『爾為仁君，慈惻仁惠，德齊帝釋，諸佛普知。今授汝福，慎無惑也。便疾勅民，皆令種穀。』王即如命，男女就業，家無不修，稻化為蓏，農臣以聞。王曰：『須熟。』蓏實覆國，皆含稻穠，中容數斛，其味苾芬，香聞一國；舉國欣懌，歎詠王

德。四境讎國皆稱臣妾，黎民雲集，國界日長。率土持戒，歸命三尊，王及臣民壽終之後，皆生天上。」

佛言：「時貧人者，吾身是也。累劫仁惠拯濟眾生，功不徒朽，今果得佛，號天中天，為三界雄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## (四)

「昔者菩薩，時為逝心，恒處山澤，專精念道不犯諸惡。食果飲水不畜微餘，慈念眾生愚癡自哀，每覩危厄沒命濟之。行索果蓏，道逢乳虎。虎乳之後，疲困乏食，飢饉心荒，欲還食子。菩薩覩之愴然心悲，哀念眾生處世憂苦其為無量，母子相吞其痛難言，哽咽流淚。迴身四顧，索可以食虎，以濟子命。都無所見，內自惟曰：『夫虎肉食之類也。』深重思惟：『吾建志學道，但為眾生沒在重苦欲以濟之，令得去禍身命永安耳。吾後老死，身會棄捐，不如慈惠濟眾成德。』即自以首投虎口中。以頭與者，欲令疾死不覺其痛耳。虎母子俱全。諸佛歎德，上聖齊功，天龍善神有道志者，靡不愴然。進行或得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真、緣一覺、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。以斯猛志，跨諸菩薩九劫之前，誓於五濁為天人師，度諸逆惡令偽順道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## (五)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國名乾夷，王號偏悅，內明外仁，顏和正平，民從其化，獄無繫囚，黎民貧乏恣所求索，慈惠和潤，恩如帝釋。

「他國逝心服王仁施從眾所欲，群邪妬嫉以偽毀真，詣宮門曰：『吾聞明王濟黎民之困乏，猶天潤之普覆。』告衛士曰：『爾可聞乎？』近臣以聞，王即現矣。

「逝心現曰：『明王仁澤被于四國，有識之類靡不咨嗟，敢執所願欲以上聞。』王曰：『大善！』逝心曰：『天王尚施，求則無違。時宜應用人首為事，願乞王首以副望矣。』王曰：『吾

首何好而欲得之乎？吾有眾寶益以惠子。』逝心不受，又使工匠作七寶首，各數百枚，以與逝心。逝心曰：『唯欲王首耳。』

「王未嘗逆人，即自下殿以髮纏樹曰：『吾以首惠子。』逝心拔刀疾步而進，樹神覩之忿其無道，以手搏其頰，身即繚戾，面為反向，手垂刀隕。王得平康，臣民稱壽，悲喜交集，諸天歎德，可謂內施乎！四王擁護，眾毒消歇，境界無病，五穀豐熟，牢獄裂毀，君民欣欣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時乾夷國王者，即吾身也。逝心者，調達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（六）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理民以慈，恕己度彼，月月巡行貧乏，拔濟鰥寡、疾藥糜粥。每出巡狩，則命後車具載眾寶衣被醫藥，死者葬之。每覩貧民輒自咎責：『君貧德，民窮矣；君富德，民家足。今民貧，則吾貧矣。』王慈若斯，名被十方。

「第二帝釋坐為其熱，釋心即懼曰：『彼德巍巍，必奪吾位。吾壞其志，行即畢乎！』便自變化為老梵志，從王乞銀錢一千，王即惠之。曰：『吾西窘，恐人盜之。願以寄王。』王曰：『吾國無盜。』重曰：『寄王。』王即受之。

「天又化為梵志詣宮門，近臣以聞，王即現之。梵志歎曰：『大王功名流布八極，德行希有。今故遠來，欲有所乞。』王曰：『甚善！』曰：『吾宿薄祐生在凡庶，欣慕尊榮，欲乞斯國。』王曰：『大善！』即與妻子，輒輕乘而去。

「天帝復化為梵志，從王乞車；以車馬惠之。與妻子進路，依山止宿。有五通道士與王為友，悅憶王德仰視其宿，覩之失國，靖心禪息，覩天帝釋，貪嫉奪國委頓疲痪。道士以神足忽然之王所，曰：『將欲何求，勞志若茲？』曰：『吾志所存，子具知之。』道士即化為一轍之車，以送王還，晨各離矣。

「天化為梵志復乞其車，即復惠之。轉進未至彼國數十里，天復化為前梵志來索銀錢。王曰：『吾以國惠人，悅忘子錢。』梵志曰：『三日必還吾錢。』王即以妻子各質一家，得銀錢一千以還梵志。妻侍質家女，女浴脫身珠璣眾寶以懸著架，天化為鷹撮衣寶去。女云：『婢盜！』錄之繫獄。其兒與質家兒俱臥，天夜往殺質家兒矣。死家取兒付獄，母子俱繫，飢餓毀形，呼嗟無救，吟泣終日，罪成棄市。

「王賃得銀錢一千，行贖妻、子，歷市覩之，即存念十方諸佛，自悔過曰：『吾宿命惡乃致茲乎！』靖心入禪，神通之明覩天所為。空中有聲曰：『何不急殺之乎？』王曰：『吾聞，帝釋普濟眾生，赤心惻愴，育過慈母，含血之類莫不蒙祐，爾為無惡緣獲帝位乎？』釋懷重毒惡熟罪成，生入太山；天人龍鬼莫不稱善。

「地主之王，即釋妻、子之罪。二王相見，尋問其原，具陳所由，國無巨細靡不墮淚。地主之王分國而治；故國臣民尋王所在，率土奉迎。二國君民，一哀一喜。

「時王者，吾身是。妻者，俱夷是。子者，羅云是。天帝者，調達是。山中梵志，舍利弗是。彼國王者，彌勒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(七)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理民以正，心無偏頗，然不遊觀。國相啟曰：『願一出遊。』王曰：『大善！』明日即出。人民悅豫，普得其所，覩國富姓居舍妙雅，瓦以金銀，服飾光道，曰：『吾國豐哉！』心甚欣豫。還宮憶之，曰：『斯諸理家，何益於國乎？』勅錄其財為軍儲矣。

「有一理家，其私財有三千萬，以疏現王。王怒曰：『何敢面欺乎？』對曰：『少來治生，凡有私財宅中之寶，五家之分，非吾有也。』曰：『何謂私財？』對曰：『心念佛業，口宣佛教，身行佛事，捐五家分興佛宗廟，敬事賢眾供其衣食，慈養蜎飛蠕

動蚊行之類；心所不安不以加之，斯之福德隨我所之，猶影隨形，所謂私財也。五家分者：一水，二火，三賊，四官，五為命盡。身逮家寶捐之於世，已當獨逝，殃福之門未知所之，覩世如幻，故不敢有之也。計五家分可有十億，斯為禍之窠藪，常恐危已，豈敢有之也。願士眾輦之，以除吾憂。』

「王曰：『誠哉斯言也。』即遣之去。退入齋房，靖心精思，即醒寤曰：『身尚不保，豈況國土妻子眾諸，可得久長乎？』即撰錄佛經誦文釋義，心垢照除，進貞臣納忠諫大赦其國，還民寶，序群僚，議寬正。謂群臣曰：『夫不覩佛經妙義重戒者，其為聾盲矣！彼理家富，唯我貧矣！』即勅國界散出財寶，賑給貧困恣民所欲，立佛廟寺懸繒燒香，飯諸沙門，身自六齋。如斯三年，四境寧靖，盜賊都息，五穀熟成，民無飢寒。王後壽終，即上生第二天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時王者，吾身是。理家者，秋鷺子是。勸王觀國者，阿難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(八)

「昔者菩薩為大理家，名曰仙歎，財富無數。覩佛明典，覺世無常，榮命難保，財非己有，唯有布施功德不朽。令告黎民：『若有貧乏，恣願取之。』如斯數月。時，政寬民富無財乏者。仙歎念曰：『惟當市藥，供護眾疾耳。』即市良藥濟眾生命，慈育普至，恩無不周。累年之惠，德香遠熏，四方病者馳來，首尾歎其弘潤，以德配天。

「財賄都盡身行採寶，去家百餘里，於一水上逢數乘車載重病者，曰：『爾所之乎？』答曰：『之仙歎所，庶全餘命。』仙歎即還，從王貸金五百兩，市藥以療，病者悉瘳。自與商人入海採寶，所獲弘多。還國置舟步行，道乏無水，仙歎得一井水，呼等人汲之，却自取飲。商人覩其所得白珠，光耀絕眾，貪為尤惡，毀聖殘仁，共排仙歎投之于井。菩薩仁德感神動祇，天神接承令不毀傷。

「商人還國，王曰：『仙歎何之？』對曰：『去國即別，不知所之。』曰：『爾乃殺之乎！』曰：『不也。』

「仙歎於井覩空傍穴，尋之而進出彼家井，准七日行得其本國。王曰：『何緣空還乎？』對曰：『不遇。』王靖思曰：『其必有以乎！』召商人問：『爾誠首之即活，欺者死矣。』即皆首之，付獄定罪。仙歎涕泣，馳詣宮門叩頭請罪。王曰：『違政也。』又重請曰：『愚者倒見，未足明責。原其無知也。』王嘉仙歎之仁覆，原商人之凶罪，勅令還物。商人僉曰：『仙歎不奉佛者，豈有斯仁乎？』各擇名寶以還之矣。仙歎各受其半，商人叩頭曰：『蒙祐命全，願盡納焉。』於斯受之，以還王金，又大布施。王逮臣民，相率受戒，子孝臣忠，天神榮衛，國豐民康，四境服德，靡不稱善。」

佛言：「時仙歎者，是我身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# （九）

「昔者菩薩從四姓生，墮地即曰：『眾生萬禍，吾當濟焉。不覩佛儀，不聞明法，吾當開其耳目，除其盲聾，令之覩聞無上正真，眾聖之王、明範之原也。』布施誘進靡不服從矣。九親驚曰：『古世之來未聞幼孩而為斯云，將是天龍鬼神之靈乎！當卜之焉。』即答親曰：『吾為上聖之所化，懷普明之自然，非彼眾妖，慎無疑矣。』言畢即默。親曰：『兒有乾坤弘潤之志，將非凡夫乎！』名兒曰普施。

「年有十歲，佛諸典籍、流俗眾術靡不貫綜，辭親濟眾布施貧乏。親曰：『吾有最福之上名也，爾可恣意布施眾貧矣。』對曰：『不足。』乞作沙門：『賜吾法服、應器、策杖，以斯濟眾，即吾生願也。』親憶兒始生之誓，無辭禦焉，即從其願聽為沙門。

「周旋教化經一大國，國有豪姓，亦明眾書，覩普施儀容堂堂光華耀暉，厥性惔怡淨若天金，有上聖之表，將為世雄也。謂普施曰：『有欲相告，願足聖人，吾有陋女願給箕箒之使。』答曰：『大善！須吾還也。』即進路之海邊，附載度海，上岸入山，

到無人處，遙覩銀城宮殿明好。時，有毒蛇遶城七匝體大百圍，見普施來仰然舉首。普施念曰：『斯含毒類必有害心，吾當興無蓋之慈以消彼毒也。夫兇即火也，慈即水矣，以水滅火，何嘗不滅！』即坐興慈定，『願令眾生早離八難，心去惡念逢佛見法，與沙門會，得聞無上正真明道，心開垢滅，如吾所見也。』興斯慈定，蛇毒即滅垂首而眠。

「普施登其首入城，城中有天神，覩普施來，欣豫而曰：『久服聖德，今來翔茲，成吾本心也。願留一時九十日。』普施然許。天王即以正事委付近臣，身自供饌，朝夕肅懷，稟受諸佛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高行，濟眾之明法。時，日食畢，普施進路，天王以明月真珠一枚送之曰：『以珠自隨，明四十里。志願發云，眾寶滿足。若後得佛，願為弟子親侍聖側。』普施曰可。

「即復前行，覩黃金城，嚴飾踰銀，又有毒蛇圍城十四匝，巨軀倍前舉首數丈。普施復思弘慈之定，蛇毒即消垂首而眠。登之入城中，有天人，覩普施歡喜曰：『久服靈耀，翔茲甚善，願留二時百八十日，吾願盡養，惟留威神。』即然許之，留為說法無上明行，訖即辭退。天人復以神珠一枚送之，明耀八十里，志之所願，眾寶滿其里數。『若子得道，願為弟子，神足無上。』

「受其神珠，即復進路，覩琉璃城，光耀踰前，又有毒蛇巨軀甚大，遶城二十一匝，仰首瞋目當彼城門，復坐深思普慈之定，誓濟眾生，毒歇垂首。登之而入城中。有天人喜辭猶前，『請留三時，願供所志。』期竟辭退，又送神珠一枚，明耀百六十里，珠之所在，眾寶尋從滿其明內，在志所欲無求不獲。『子若得無上正真覺道者，吾願為弟子，有最明之智。』曰：『必獲爾願。』普施得珠曰：『斯足以濟眾生之困乏。』返其舊居。

「海諸龍神僉會議曰：『吾等巨海，唯斯三珠為吾榮華。道士悉得，吾等何榮？寧都亡諸寶，不失斯珠。』海神化為凡人，當普施前立曰：『吾聞仁者獲世上寶，可得觀乎？』即以示之。神搏其首即取其珠。普施惟曰：『吾歷險阻經跨巨海乃獲斯寶，欲以拯濟眾生困乏，反為斯神所見奪乎？』曰：『爾還吾珠，不

者吾竭爾海。』海神答曰：『爾言何虛？斯之巨海，深廣難測，孰能盡之？天日可殞，巨風可却，海之難竭猶空難毀也。』

「普施曰：『昔吾錠光佛前願得道力，反覆眾海指擢須彌，震動天地又移諸刹。佛從吾志與吾願，吾今得之。今爾鬼魅糸髮之邪力，焉能遏吾正真之勢乎？』即說：經曰：『吾自無數劫來，飲母乳漚、啼哭之淚、身死血流，海所不受。恩愛難絕、生死難止，吾尚欲絕恩愛之本、止生死之神。今世抒之不盡，世世抒之。』即住併兩足，瓢抒海水投鐵圍外。

「有天名遍淨，遙聞之，深自惟曰：『昔吾於錠光佛前，聞斯人獲其志願，必為世尊度吾眾生。』天即下，助其抒水，十分去八。海神悔怖曰：『斯何人哉？而有無極之靈乎！斯水盡矣，吾居壞也。』即出眾寶空其諸藏以與普施。普施不受，曰：『唯欲得吾珠耳。』諸神還其珠，普施返其水。

「旋其本土，尋路布施，所過之國，國無貧民，處處諸國無不改操五戒十善以為國政，開獄大赦，潤逮眾生，遂至得佛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普施者，我身是。父者，白淨王是。母者，即吾母舍妙是。道士女者，今俱夷是。時，銀城中天者，今現阿難是。金城中天者，目連是。琉璃城中天者，舍利弗是。菩薩累劫勤行四恩，誓願求佛，拯濟眾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(一〇)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名曰長壽，太子名長生。其王仁惻，恒懷悲心，愍傷眾生，誓願濟度，精進不倦。刀杖不行，臣民無怨，風雨時節，寶穀豐沃。隣國小王執操暴虐，貪殘為法，國荒民貧，謂群臣曰：『吾聞長壽，其國豐富，去斯不遠，懷仁不殺，無兵革之備。吾欲奪之，其可獲乎？』群臣曰：『可。』則興戰士到大國界。」

「蕃屏之臣，馳表其狀惟願備豫。長壽則會群臣議曰：『彼王來者，惟貪吾國民眾寶多。若與之戰，必傷民命，利己殘民貪而不仁，吾不為也。』群臣僉曰：『臣等舊習軍謀兵法，請自滅

之，無勞聖思。』王曰：『勝則彼死，弱則吾喪，彼兵、吾民皆天生育，重身惜命，誰不然哉？全己害民，賢者不為也。』群臣出曰：『斯天仁之君不可失也。』自相檢率以兵拒賊。

「長壽覺之，謂太子曰：『彼貪吾國，懷毒而來。群臣以吾一人之身，欲殘民命。今吾委國，庶全天民。其義可乎？』太子曰：『諾。』父子踰城，即改名族隱於山草。

「於是貪王遂入其國，群臣黎庶失其舊君，猶孝子喪其親，哀慟躑躅無門不然。貪王募之黃金千斤、錢千萬。

「長壽出，於道邊樹下坐精思，悲愍眾生生死勤苦，不覩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為欲所惑，其苦無數。遠國梵志，聞王好施，濟眾生之命，遠來歸窮於樹下息。俱相問訊，各陳本末。梵志驚曰：『天王何緣若茲乎？』流淚自陳：『吾餘年無幾，故來乞勾，庶存餘命。大王亡國，吾命窮矣。』即為哀慟。王曰：『子來歸窮，而正值吾失國，無以濟子，不亦痛乎！』抆淚而曰：『吾聞新王募吾甚重，子取吾首，可獲重賞。』答曰：『不然。遙服天王仁濟眾生，潤等天地，故委本土庶蒙自濟。今勅斬首，不敢承命矣。』王曰：『身為朽器，豈敢保哉？夫生有死，孰有常存？若子不取，會為灰土矣。』梵志曰：『天王布天仁之惠，必欲殞命以濟下劣者，惟願散手相尋去耳。』王即尋從，之故城門，令縛以聞。

「國人覩王，哀號動國。梵志獲賞。貪王命於四衢生燒殺之。群臣啟曰：『臣等舊君當就終沒，乞為微饌以贈死靈。』貪王曰：『可。』百官黎民哀慟塞路，躑躅宛轉靡不呼天。太子長生亦佯賣樵，當父前立。父覩之，仰天曰：『違父遺誨，含兇懷毒，蘊於重怨，連禍萬載非孝子矣。諸佛四等弘慈之潤，德韜天地，吾尋斯道殺身濟眾，猶懼不獲孝道微行，而況為虐報讎者乎？不替吾言，可謂孝矣。』子不忍視父死，還入深山。

「王命終矣，太子哀呼，血流于口，曰：『吾君雖有臨終盡仁之誠，吾必違之，當誅毒鳩。』遂出傭賃，為臣種菜。臣偶行

園，覩菜甚好，問其意狀。園監對曰：『市賃一人，妙于園種。』臣現問曰：『悉所能乎？』曰：『百工之巧，吾為其首。』臣請其王令為上饌，有踰太官。王曰：『斯食誰為之乎？』臣以狀對。王即取之，令為厨監。每事可焉，擢為近臣，告之曰：『長壽王子，吾之重讐，今以汝為蕃屏。』即曰：『唯然。』王曰：『好獵乎？』對曰：『臣好之。』王即出獵，馳馬逐獸與眾相失，唯與長生俱處山三日，遂至飢困，解劍授長生，枕其膝眠。長生曰：『今得汝不乎？』拔劍欲斬之，忽憶父命，曰：『違父之教，為不孝矣。』復劍而止。

「王寤曰：『屬夢長生欲斬吾首，將何以也？』對曰：『山有強鬼喜為灼熱，臣自侍衛，將何懼矣？』王復還臥，如斯三者也，遂投劍曰：『吾為仁父，原赦爾命。』王寤曰：『夢見長生原吾命矣。』太子曰：『長生者，吾身是也。念父追讐之于今矣。吾父臨沒口遺仁誠，令吾遵諸佛忍辱、惡來善往之道。而吾含極愚之性，欲以兩毒相注。三思父誠，三釋劍矣。願大王疾相誅除重患也，身死神遷，惡意不生。』王悔過曰：『吾為暴虐，不別臧否。子之先君，高行純備，亡國不亡行，可謂上聖乎！子存親全行，可謂孝乎！吾為豺狼殘生苟飽，今命在子赦而不戮，後豈違之乎！今欲返國，由何道也？』對曰：『斯惑路者，吾之為也。』將王出林與群寮會。王曰：『諸君識長生不乎？』僉曰：『不識。』王曰：『斯即長生矣！今還其國，吾返本居。自今為伯仲，禍福同之。』立太子之日，率土悲喜交并莫不稱壽。貪王還其國，更相貢獻，遂致隆平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時長壽王者，吾身是也。太子者，阿難是。貪王者，調達是。調達世世毒意向我，我輒濟之。阿難與調達本自無怨，故不相害也。吾世世忍不可忍者，制意立行，故今得佛為三界尊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六度集經卷第一

# 六度集經卷第二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布施度無極章(此有四章)

## (一一) 波耶王經

「昔者波羅捺國王名波耶，治國以仁，干戈廢，杖楚滅，囹圄毀，路無呼嗟，群生得所，國豐民熾，諸天歎仁。王城廣長四百里，圍千六百里，王日飯此中人，皆從其願。鄰國聞其國豐熟，災害消滅，與臣謀曰：『彼國豐熟兆民富樂，吾欲得之，往必剋矣。』臣妾僉曰：『喜從王願。』即興師之仁國。

「仁國群臣以聞，欲距之矣。仁王慘然而曰：『以吾一人之身，戮兆民身，愛吾一人命，杌兆民之命，一口再食、一身數衣，與時何諍？而去春天之德，取豺狼之殘乎？吾寧去一世之命，不去大志，恕己安群生，蓋天之仁也。』權謂臣曰：『各退，明日更議。』夜則踰城，遁邁入山坐一樹下。

「有梵志來，其年六十，問王曰：『彼仁國王萬福無恙乎？』答曰：『彼王已喪命矣。』梵志聞之頓地哀慟。王問之曰：『汝哀何甚重乎？』答曰：『吾聞彼王，仁逮群生潤如帝釋，故馳歸命；而彼凋喪，吾老窮矣。』王曰：『彼仁王者，我則是也。隣國王聞吾國豐熟，民熾寶多，命其武士曰：「得吾首者，賞男女之使各千人，馬千疋、牛千頭，金銀各千斤。」今子取吾首，金冠及劍為明證，之彼王，所賞重多，可為傳世之資。吾心欣然也。』答曰：『不仁逆道，寧死不為也。』王曰：『斯翁恃吾以活，而令窮哉？吾今以首惠汝，令汝無罪。』起稽首十方，流涕誓曰：『群生危者，吾當安之；背真向邪者，吾當令歸命三尊。今以首拔子之窮，令子無罪矣。』引劍自毀，以濟彼難。

「梵志以首冠劍詣彼王所，王問舊臣：『仁王力當千人，而為此子所獲乎？』舊臣頓首躡地，哀慟痛莫能對。更問梵志，梵志本末陳之。兆民路踊巷哭，或吐血者，或息絕而尸視者。彼王逮臣武士，巨細靡不喚啞。王仰天長嘆曰：『吾無道哉！殘天仁

子矣。』取仁王尸及首，連之以金薄，其身坐著殿上，三十二年為天子，後乃立其子為王。隣國靡不子愛之也。仁王壽終即生天上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仁王者，我身是。隣國王者，目連是。其國群臣者，今諸比丘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（一二）波羅捺國王經

「昔者波羅捺國王太子名迦蘭，兄弟二人，父王喪身，以國相讓，無適立者。兄將妻遁邁入山學道，止臨江水。時，他國有犯罪者，國政杌其手足、截其鼻耳，敗肛流之。罪人呼天相屬。道士聞之愴然，悲楚曰：『彼何人哉？厥困尤甚。夫弘慈恕己危命，濟群生之厄者，斯大士之業矣。』投身于水盪波截流，引舟著岸，負之還居，勤心養護，瘡愈命全。積年有四，慈育無倦。

「妻淫無避與罪人通，謀殺其婿，曰：『子殺之，吾與子居。』罪人曰：『彼賢者矣，奈何殺之？』妻辭如前，罪人曰：『吾無手足，不能殺也。』妻曰：『子坐，吾自有計矣。』詐為首疾，告其婿曰：『斯必山神所為也，吾欲解之。明日從君以求祈福。』婿曰：『大善！』明日遂行山岸，高四十里，三面壁立，覩者皆懼。妻曰：『術法，子向日立，吾自祭之。』婿即向日，妻佯遶之數周，推落山下。山半有樹，樹葉緻厚而柔軟也，道士攀枝得立，樹菓甘美食之自全。樹側有龜，亦日食菓，覩樹有人，懼不敢往。其飢五日冒昧趣菓，兩俱無害，遂相摩近。道士超踊騎龜，龜驚跳下地；天神祐之，兩俱無損。

「因還故國，弟以國讓兄。兄以恕己弘慈拯濟群生。王治其國，日出布施，四百里內，人車馬眾寶飯食自由，東西南北惠育如之。王功名周著，十方歎德。

「妻以婿為死，國人無識己者，負杌婿入國，自陳：『結髮室家遭世衰亂，身更凋殘，服天王慈惠，故來乞匄。』國人嘉其如斯，教之曰：『天王普慈，育逮群生，明日當出東門布施。汝其逆之，貴汝善行，賜汝必多。』

「明日從王乞勾，王默識之，具為群臣說妻本末。一臣曰：『當燒之。』一臣曰：『斬之。』執法大臣曰：『夫罪莫大于去正入邪，為悖逆之行者矣。當釘兇人著蠱女之背使長負焉。』群臣僉曰：『善哉。』『從其所好，執持之明矣。』王以十善化，民靡不欣戴。王逮臣民，終生天上；罪人夫妻，死入地獄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王者，我身是。罪人者，調達是，妻者，懷杆女子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# （一三）薩和檀王經

「昔者國王號薩和檀，解曰一切施也，有所求索不逆人意。布施如是，其王名字流聞八方，莫不聞知。時，文殊師利欲往試之，化作年少婆羅門，從異國來詣王宮門，語守門者：『我從遠來，欲見大王。』時守門者即白如此。王甚歡喜，即出奉迎，如子見父，前為作禮，便請令坐。問訊：『道人所從來耶？冒涉塗路得無疲倦？』逝心言：『我在他國聞王功德，故來相見，今欲乞勾。』王言：『大善！所欲得者，莫自疑難。今我名為一切之施，欲求何等？』婆羅門言：『我不用餘，欲得王身與我作奴，及王夫人為我作婢。若能爾者，便隨我去。』王甚歡悅，報言：『大善！今我身者，定自可得，願屬道人供給使令。其夫人者，大國王女，當往問之。』

「時，王即入語夫人言：『今有道人，年少端正，從遠方來，欲乞我身持用作奴，今復并欲索卿作婢，當如之何？』其夫人言：『王報云何？』王言：『我已許之作奴，未許卿耳。』時夫人言：『王為相棄，獨自得便，不念度我。』是時夫人即隨王出，白道人言：『願得以身供道人使。』

「時婆羅門復語王言：『審實爾不？吾今欲去。』王白道人：『我生布施，未曾有悔，從道人耳。』逝心曰：『汝當隨我，皆悉徒跣，不得著履，當如奴法，莫得不掩。』王與夫人，皆言：『唯諾。從大家教，不敢違命。』時，婆羅門便將奴婢涉道而去。文殊師利即以化人，代其王處及夫人身，領理國事令其如故。

「王夫人者，本大國王女，端正無雙，手足柔軟，生長深宮不更寒苦。又復重身懷妊數月，步隨大家舉身皆痛，足底破傷不能復前，疲極在後。時，婆羅門還顧罵言：『汝今作婢，當如婢法，不可以汝本時之態。』夫人長跪白言：『不敢！但小疲極住止息耳。』喊言：『疾來，促隨我後。』前到國市別賣奴婢，各與一主相去數里。

「時，有長者買得此奴，使守斯舍，諸有埋者令收其稅不得妄動。是時婢者，所屬大家夫人甚妒，晨夜令作初不懈息。其後數日時婢娩娠所生男兒，夫人恚言：『汝為婢使，那得此兒？』促取殺之。隨大家教，即殺其兒，持行埋之。往到奴所，得共相見，言：『生一男兒，今日已死。不持錢來，今寧可得唐埋之不？』其奴報曰：『大家甚急！備聞此者，罪我不小。卿促持去，更索餘處，不須住此。』王與夫人雖得相見，不說勤苦，各無怨心。

「如是言語須臾之頃，恍惚如夢，王及夫人自然還在本國中宮正殿上坐，如前不異，及諸群臣後宮嬪女，皆悉如故，所生太子亦自然活。王及夫人心內自疑，何緣致此？文殊師利在虛空中，坐七寶蓮華上，現身色相，讚言：『善哉！今汝布施，至誠如是。』王與夫人踊躍歡喜，即前作禮。文殊師利為說經法，三千剎土為大震動，覆一國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王與夫人應時即得不起法忍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時王者，即我身是。時夫人者，今俱夷是。時太子者今羅云是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我宿命時，布施如是，用一切人故不惜身命，至無數劫無有恨悔，無所榮冀，自致正覺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## （一四）須大拏經

「昔者葉波國王號曰濕隨，其名薩闍，治國以正，黎庶無怨。王有太子，名須大拏，容儀光世，慈孝難齊，四等普護，言不傷人。王有一子寶之無量，太子事親同之於天。有知之來，『常願

布施拯濟群生，令吾後世受福無窮。愚者不覩非常之變，謂之可保。有智之士照有五家，乃尚布施之士。十方諸佛、緣一覺、無所著尊，靡不歎施為世上寶。』太子遂隆普施，惠逮眾生。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，金銀眾珍、車馬田宅，無求不與。光馨遠被，四海咨嗟。父王有一白象，威猛武勢躋六十象，怨國來戰，象輒得勝。

「諸王議曰：『太子賢聖無求不惠。遣梵志八人之太子所，令乞白象。若能得之，吾重謝子。』受命即行，著鹿皮衣履屣執瓶，鼓杖遠涉，歷諸郡縣千有餘里，到葉波國，俱柱杖翹一脚向宮門立，謂衛士曰：『吾聞太子布施貧乏潤逮群生，故自遠涉乞吾所乏。』衛士即入，如事表聞。太子聞之欣然馳迎，猶子覩親，稽首接足慰勞之曰：『所由來乎苦體如何？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？』對曰：『太子德光周聞八方，上達蒼天下至黃泉，巍巍如太山，靡不歎仰。卿為天人之子，吐言必信。審尚布施不違眾願者，今欲乞勾行蓮華上白象，象名羅闍憇大檀。』太子曰：『大善！唯上諸君金銀雜寶恣心所求，無以自難。』即勅侍者，疾被白象金銀鞍勒牽之來矣。左持象勒，右持金甕，澡梵志手，慈歡授象。梵志大喜，即呪願竟，俱升騎象含笑而去。

「相國百揆靡不悵然，僉曰：『斯象猛力之雄，國恃以寧，敵仇交戰，輒為震奔。而今惠讎國，將何恃？』俱現陳曰：『夫白象者，勢力能躋六十象，斯國却敵之寶。而太子以惠重怨，中藏日虛，太子自恣布施不休，數年之間，臣等懼舉國妻子必為施惠之物矣。』王聞其言，慘然久而曰：『太子好喜佛道，以賙窮濟乏慈育群生，為行之元首。縱得禁止假使拘罰，斯為無道矣。』百揆僉曰：『切磋之教儀無失矣，拘罰為虐臣敢聞之？逐令出國置于田野，十年之間令懾(cán)自悔，臣等之願也。』王即遣使者就誥之曰：『象是國寶，惠怨胡為？不忍加罰，疾出國去。』使者奉命誥之如斯。太子對曰：『不敢違天命。願乞布施濟乏七日，出國無恨。』使者以聞，王曰：『疾去，不聽汝也。』使者反曰：『王命不從。』太子重曰：『不敢違天命。吾有私財，不敢侵國。』使者又聞，王即聽之。

「太子欣然勅侍者：『國中黎庶有窮乏者，勸之疾來，從其所欲恣之無違。國土官爵、田宅財寶，幻夢之類，靡不磨滅。』兆民巨細奔詣宮門，太子以飲食衣被、七寶諸珍，恣民所欲布施訖竟，貧者皆富。妻名曼坻，諸王之女，顏華耀，一國無雙，自首至足皆以七寶瓔珞。謂其妻曰：『起聽吾言，大王徙吾著檀特山，十年為限。汝知之乎？』妻驚而起，視太子淚出，且云：『將有何罪乃見逐？捐國尊榮處深山乎？』答其妻曰：『以吾布施虛耗國內，名象戰寶以施怨家。王逮群臣恚逐我耳。』妻即稱願：『使國豐熟，王臣兆民富壽無極，惟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誓矣。』

「太子曰：『惟彼山澤恐怖之處，虎狼害獸難為止矣。又有毒蟲魍魎鬼、雷電霹靂風雨雲霧，其甚可畏。寒暑過度，樹木難依，蒺藜礫石非卿所堪。爾王者之子，生於榮樂、長於中宮，衣則細軟，飲食甘美，臥則帷帳，眾樂聒耳，願則恣心。今處山澤，臥則草蓐、食則果蓏，非人所忍，何以堪之乎？』妻曰：『細靡眾寶帷帳甘美，何益於己？而與太子生離居乎？大王出時以幡為幟，火以煙為幟，婦人以夫為幟，吾恃太子猶孩恃親，太子在國布施四遠，吾輒同願。今當歷嶮而猶留守榮，豈仁道哉？儻有來乞不覩所天，心之感絕，必死無疑。』太子曰：『遠國之人來乞妻子，吾無逆心。爾為情戀，儻違惠道都絕洪潤，壞吾重任也。』妻曰：『太子布施覩世希有，當卒弘誓慎無倦矣。百千萬世，無人如卿逮佛重任，吾不敢違也。』太子曰：『善！』即將妻子詣母辭別，稽首于地愍然辭曰：『願捐重思，保寧玉體，國事鞅掌願數慈諫，無以自由枉彼天民。當忍不可忍，含忍為寶。』母聞訣辭顧謂侍曰：『吾身如石、心猶剛鐵，今有一子而見逐，吾何心哉？未有子時結願求嗣，懷妊之日如樹含華，日須其成，天不奪願令吾有子，今育成就而當生離乎？』夫人嬪妾，嫉者快喜不復相敬。

「太子妻兒稽首拜退，宮內巨細靡不哽噎，出與百揆吏民哀訣，俱出城去，靡不竊云：『太子國之聖靈、眾寶之尊，二親何心而逐之乎？』太子坐城外謝諸送者，遣之還居。兆民拜伏，僉

然舉哀，或有躑躅呼天，音響振國。與妻進道，自知去本國遠，坐一樹下。有梵志自遠來乞，解身寶服、妻子珠璣，盡以惠之，令妻子昇車執轡而去。始欲就道，又逢梵志來從乞馬，以馬惠之；自於轅中挽車進道。又逢梵志來勾其車，即下妻子，以車惠之。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，都盡無餘，令妻嬰女，己自抱男。處國之時，施彼名象眾寶車馬，至見毀逐，未曾恚悔，和心相隨，歡喜入山。三七二十一日乃到檀特山中。

「太子覲山樹木茂盛，流泉美水甘果備焉，鳬鴈鴛鴦遊戲其間，百鳥嚶嚶相和悲鳴。太子覲之謂其妻曰：『爾觀斯山，樹木參天，有折傷，群鳥悲鳴，每處有泉，眾果甚多以為飲食；唯道是務，無以違誓。』山中道士皆守節好學，有一道士名阿周陀，久處山間有玄妙之德。即與妻子詣之稽首，却叉手立，向道士曰：『吾將妻子來斯學道，願垂洪慈，誨成吾志也。』道士誨之，太子則焉，柴草為屋，結髮蓋服，食果飲泉。男名耶利，衣小草服，從父出入；女名罽拏延，著鹿皮衣，從母出入。處山一宿，天為增泉其味重甘，生藥樹木名果茂盛。」

「後有鳩留縣老貧梵志，其妻年豐，顏華端正，提瓶行汲。道逢年少遮要，調曰：『爾居貧乎無以自全，貪彼老財庶以歸居。彼翁學道內否不通，教化之紀，希成一人。專愚懶惰，爾將所貪乎？顏狀醜黑，鼻正匾匱，身體繚戾，面皺脣頷（丁可反），言語蹇吃，兩目又青，狀類若鬼，舉身無好，孰不憚憎？爾為室家，將無愧厭乎？』婦聞調媚，流淚而云：『吾覲彼翁鬢鬚正白，猶霜著樹。朝夕希心，欲其早喪。未即從願，無如之何？』歸向其婿，如事具云，曰：『子有奴使，妾不行汲。若其如今，吾去子矣。』婿曰：『吾貧，緣獲給使乎？』妻曰：『吾聞布施上士名須大拏，洪慈濟眾虛耗其國。王逮群臣，徙著山中。其有兩兒，乞則惠卿。』

「妻數有言，愛婦難違，即用其言，到葉波國，詣宮門曰：『太子安之乎？』衛士上聞。王聞斯言，心結內塞，涕泣交流，有頃而曰：『太子見逐，惟為斯輩；而今復來乎？』請現勞俠，

問之所以。對曰：『太子潤馨，遐邇詠歌，故遠歸命，庶自蘇息。』王曰：『太子眾寶布施都盡，今處深山，衣食不充，何以惠子？』對曰：『德徽巍巍，遠自竭慕，貴覩光顏，沒齒無恨也。』王使人示其徑路。

「道逢獵士，曰：『子經歷諸山，寧覩太子不？』獵士素知太子逃逐所由，勃然罵曰：『吾斬爾首，問太子為乎？』梵志恧然而懼曰：『吾必為子所殺矣！當權而詭之耳。』曰：『王逮群臣令呼太子還國為王。』答曰：『大善！』喜示其處。

「遙見小屋，太子亦覩其來。兩兒覩之中心怛懼，兄弟俱曰：『吾父尚施，而斯子來，財盡無副，必以吾兄弟惠與之。』攜手俱逃。母故掘蔭其塈容人，二兒入中以柴覆上，自相誠曰：『父呼無應也。』

「太子仰問，請其前坐，果漿置前。食果飲畢，慰勞之曰：『歷遠疲倦矣！』對曰：『吾自彼來，舉身惱痛，又大飢渴。太子光馨，八方歎懿，巍巍遠照。有如太山，天神地祇，孰不甚善，今故遠歸窮，庶延微命。』太子惻然曰：『財盡無惜矣。』梵志曰：『可以二兒給養吾老矣。』答曰：『子遠來求兒，吾無違心。』太子呼焉，兄弟懼矣。又相謂曰：『吾父呼求，必以惠鬼也。』違命無應。太子隱其在塈，發柴覩之，兒出抱父戰慄涕泣，呼號且言：『彼是鬼也！非梵志矣！吾數覩梵志，顏類未有若茲，無以吾等為鬼作食。吾母採果來歸何遲？今日定死，為鬼所噉。母歸索吾，當如牛母索其犢子，狂走哀慟。父必悔矣。』太子曰：『自生布施未嘗微悔，吾以許焉，爾無違矣。』梵志曰：『子以普慈相惠，兒母歸者即敗子洪潤違吾本願，不如早去。』太子曰：『卿願求兒，故自遠來，終不敢違，便可速邁。』

「太子右手沃澡，左手持兒，授彼梵志。梵志曰：『吾老氣微，兒捨遁邁之其母所，吾緣獲之乎？太子弘惠，縛以相付。』太子持兒令梵志縛，自手執繩端，兩兒躰身宛轉父前，哀號呼母曰：『天神地祇山樹諸神一哀，告吾母意云：「兩兒以惠人，宜急捨彼棄，可一相見。」』哀感二儀，山神愴然，為作大響有若

雷震。母時採果，心為忪忪，仰看蒼天不覩雲雨，右目瞇左腋痒，兩乳漚流出相屬，母惟之曰：『斯怪甚大！吾用菓為？急歸視兒，將有他乎？』委菓旋歸，惶惶如狂。

「帝釋念曰：『菩薩志隆，欲成其弘誓之重任，妻到壞其高志也。』化為師子，當道而蹲。婦曰：『卿是獸中之王，吾亦人中王子，俱止斯山，吾有兩兒皆尚微細，朝來未食須望我耳。』師子避之，婦得進路。迴復於前化作白狼，婦辭如前，狼又避焉。又化為虎，適梵志遠，乃遂退矣。

「婦還，覩太子獨坐，慘然怖曰：『吾兒如之而今獨坐，兒常望覩吾以菓歸，奔走趣吾，躡地復起，跳踉喜笑，曰：「母歸矣，飢兒飽矣。」今不覩之，將以惠人乎？吾坐兒立各在左右，覩身有塵，競共拂拭。今兒不來，又不覩處，卿以惠誰？可早相語。禱祀乾坤，情實難云，乃致良嗣。今兒戲具，泥象泥牛、泥馬泥猪，雜巧諸物縱橫于地，覩之心感，吾且發狂，將為虎狼鬼魅盜賊吞乎？疾釋斯結，吾必死矣！』太子久而乃言：『有一梵志來索兩兒云：「年盡命微欲以自濟。」吾以惠之。』婦聞斯言，感踊躡地，宛轉哀慟流淚且云：『審如所夢，一夜之中夢覩老窶貧窶梵志，割吾兩乳執之疾馳；正為今也。』哀慟呼天，動一山間。云：『吾子如之，當如行求乎？』

「太子覩妻哀慟尤甚，而謂之曰：『吾本盟爾隆孝奉遵，吾志大道，尚濟眾生，無求不惠，言誓甚明。而今哀慟，以亂我心？』妻曰：『太子求道，厥勞何甚？夫士家尊在于妻子之間，靡不自由，豈況人尊乎？願曰：「所索必獲，如一切智。」』

「帝釋諸天僉然議曰：『太子弘道普施無蓋，試之以妻觀心如何。』釋化為梵志來之其前，曰：『吾聞子懷以乾坤之仁，普濟群生布施無逆，故來歸情，子妻賢貞德馨遠聞，故來乞勾，儻肯相惠乎？』答曰：『大善！』以右手持水澡梵志手，左手提妻適欲授之。諸天稱壽莫不歎善，天地卒然大動，人鬼靡不驚焉。梵志曰：『止！吾不取也。』答曰：『斯婦豈有惡耶？婦人之惡斯都無有，婦人之禮斯為備首矣。然其父王唯有斯女，盡禮事婿

不避塗炭，衣食趣可不求細甘，勤力精健顏華踰輩。卿取吾喜，除患最善。』梵志曰：『婦之賢快誠如子言，敬諾受之。吾以寄子，無以惠人。』又曰：『吾是天帝釋，非世庸人也，故來試子。子尚佛慧影，範難雙矣，今欲何願，恣求必從。』太子曰：『願獲大富，常好布施無貪踰今；令吾父王及國臣民思得相見。』天帝釋曰：『善！』應時不現。

「梵志喜獲其志，行不覺疲，連牽兩兒欲得望使。兒王者之孫，榮樂自由，去其二親為繩所縛，結處皆傷，哀號呼母，鞭而走之。梵志晝寢，二兒迸逃，自沈池中，荷蒻覆上，水蟲編身。寤行尋求，又得兒矣；捶杖縱橫，血流丹地。天神愍念，解縛愈傷，為生甘果，令地柔軟。兄弟摘果，更相授噉，曰：『斯果之甘猶苑中果，斯地柔軟如王邊縕綻矣。』兄弟相扶仰天呼母，涕泣流身。梵志所行，其地岑巖，礫石刺棘，身及足蹠，其瘡毒痛，若覩樹果，或苦且辛，梵志皮骨相連，兩兒肌膚光澤，顏色復故。

「歸到其家，喜笑且云：『吾為爾得奴婢二人，自從所使。』妻覩兒曰：『奴婢不爾，斯兒端正，手足悅澤不任作勞，孚行銜賣，更買所使。』又為妻使，欲之異國。天惑其路，乃之本土。兆民識焉，僉曰：『斯太子兒也！大王孫矣！』哽噎詣門上聞。王呼梵志將兒入宮，宮人巨細靡不噓唏！王呼欲抱，兩兒不就。王曰：『何以？』兒曰：『昔為王孫，今為奴婢。奴婢之賤，緣坐王膝乎？』問梵志曰：『緣得斯兒？』對之如事。曰：『賣兒幾錢？』梵志未答，男孫勦曰：『男直銀錢一千，特牛百頭；女直金錢二千，牷牛二百頭。』王曰：『男長而賤，女幼而貴。其有緣乎？』對曰：『太子既聖且仁，潤齊二儀天下喜附，猶孩依親，斯獲天下之明圖，而見遠逐捐處山澤，虎狼毒蟲與之為隣，食菓衣草，雷雨震人，夫財幣草芥之類耳，坐見迸棄，故知男賤也。黎庶之女，苟以華色處在深宮，臥即縕綻，蓋以寶帳，衣天下之名服，食天下之貢獻，故女貴也。』王曰：『年八孩童，有高士之論，豈況其父乎？』宮人巨細聞其諷諫莫不舉哀。梵志曰：『直銀錢一千，特牛、牷牛各百頭。惠爾者善，不者自己。』王曰：『諾。』即雇如數，梵志退矣。

「王抱兩孫坐之于膝，王曰：『屬不就抱，今來何疾乎？』對曰：『屬是奴婢，今為王孫。』曰：『汝父處山，何食自供？』兩兒俱曰：『薇菜樹果以自給耳。日與禽獸百鳥相娛，亦無愁心。』王遣使者迎焉。使者就道，山中樹木俯仰屈伸，似有跪起之禮，百鳥悲鳴哀音感情。太子曰：『斯者何瑞？』妻臥地曰：『父意解釋，使者來迎，神祇助喜，故興此瑞。』妻自亡兒臥地，使者到乃起拜王命矣。使者曰：『王逮皇后捐食銜泣，身命日衰，思覩太子。』太子左右顧望，戀慕山中樹木流泉，收淚昇車。

「自使者發，舉國歡喜，治道掃除豫施帳幔，燒香散華伎樂幢蓋，舉國趨蹕，稱壽無量。太子入城頓首謝過，退勞起居。王復以國藏珍寶都付太子，勸令布施。隣國困民歸化首尾，猶眾川之歸海。宿怨都然，拜表稱臣，貢獻相銜。賊寇尚仁，偷賊競施，干戈戢藏，囹圄毀矣。群生永康，十方稱善。積德不休，遂獲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獨步三界為眾聖王矣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吾受諸佛重任誓濟群生，雖嬰極苦，今為無蓋尊矣。太子後終，生兜術天；自天來下，由白淨王生，今吾身是也。父王者，阿難是。妻者，俱夷是。子男羅云是，女者羅漢朱遲母是。天帝釋者，彌勒是。射獵者，優陀耶是。阿周陀者，大迦葉是。賣兒梵志者，調達是。妻者，今調達妻旃遮是。吾宿命來勤苦無數，終不恐懼而違弘誓矣。以布施法為弟子說之，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六度集經卷第二

# 六度集經卷第三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布施度無極經(此有十一章)

(一五)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昔者有國王號和默，王行仁平，愛民若子，正法治國，民無怨心。其國廣大郡縣甚多，境界熾盛，五穀豐熟，國無災毒，壽八萬歲。和默聖王明令宮中，皇后貴人百官侍者，執綱維臣，教以正法，各理所部。王常慈心愍念眾生，悲其愚惑狂悖自墮，尋存道原喜無不加，哀護眾生如天帝釋，殺、盜、淫泆、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、嫉妒、恚、癡，如此之凶無餘在心。孝順父母敬愛九親，尋追賢者尊戴聖人，信佛、信法、信沙門言，信善有福為惡有殃，以斯忠政十善明法自身執行。重勅后妃下逮賤妾，皆令尊奉相率為善，布告四鎮臣民巨細，皆令帶誦心執修行。

「國有貧者，不任窮困，失計行盜，財主得之，將以啟聞。王曰：『爾盜乎？』盜者曰：『實盜。』王曰：『爾何緣盜乎？』盜者曰：『實貧困無以自活，違聖明法蹈火行盜。』王悵愍之，嘉其至誠，恧然內愧，長歎而云：『民之飢者即吾餓之，民之寒者即吾裸之。』重曰：『吾勢能令國無貧者，民之苦樂在我而已。』即大赦其國，出藏珍寶布施困乏，飢渴之人即飲食之，寒者衣之，病者給藥，田園舍宅、金銀珠璣、車馬牛錢恣意所索，飛鳥走獸都及眾蟲，五穀薦草亦從所好。

「自王布施之後，國豐民富相率以道，民無殺者，盜人財物、姪人婦女、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、嫉妒、恚、癡，兇愚之心，寂而消滅，皆信佛、信法、信沙門，信為善有福、作惡有殃。舉國和樂，鞭杖不行，仇敵稱臣，戰器朽于藏，牢獄無繫囚，人民稱善，我生遇哉。天龍鬼神無不助喜，祐護其國，毒害消竭，五

穀豐熟，家有餘財，王內獨喜，即得五福：一者長壽，二者顏華日更好色，三者德勳八方上下，四者無病氣力日增，五者四境安隱心常歡喜。

「王後壽終，如強健人，飽食快臥，忽然上生忉利天上。其國人民奉王十戒，無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道中者，壽終魂靈皆得上天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時和默王者，吾身是也。」

諸沙門聞經皆大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
### （一六）佛說四姓經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是時四姓家遭宿命殃，貧窶尤困，草衣草席，菜糜自供；雖為極困，足不蹈無道之宅，手不執無道之惠，志行清淨，眾邪不能染其心。朝稟暮講，經戒不釋於口，世尊所歎，眾智所敬，雖衣食不供於身口，奉養聖眾，隨家所有菜糜草席，不忽一日。諸沙門曰：「四姓貧困，常有飢色，吾等不可受彼常食。經說沙門一心守真，戒具行高，志如天金，不珍財色唯經是寶，絕滅六飢故誓除饉，何耻分衛而不行乎？」共詣佛所，本末陳之。世尊默然。

後日四姓身詣精舍，稽首畢一面坐。佛念諸沙門前所啟事，問四姓曰：「寧日慈施供養比丘不？」

對曰：「唯然。舉門日供，但恨居貧，菜糜草席，枉屈聖賢以為默默。」

眾祐曰：「布施之行，惟在四意，慈心向彼，悲心追愍，喜彼成度，護濟眾生。雖施微薄，其後所生天上人中二道為常，所願自然，眼色、耳聽、鼻香、口味，身服上衣，心皆欣懌，不懼乏無也。若施姦薄，心又不悅，後得其福，福中之薄。官位七寶，得不足榮；處在薄中，心又慳儉不敢衣食，惴惴恰恰未嘗歡喜，腹飢身寒有似乞人，徒生徒死，無善以自祐也。若施以好，心不

懇誠，憍傲自恃，身不供恪，綺求華名，欲遠揚己。後有少財，世人空稱，以為巨億；內懼劫奪，衣常萎薄，食未嘗甘，亦為空生空死。比丘未嘗履其門，遠離三尊，恒近惡道。惠以好物，四等敬奉，手自斟酌，存意三尊，誓令眾生逢佛昇天，苦毒消滅，後世所生願無不得，值佛生天必如志願也。」（此章，別本在《薩和檀王經》後）

### （一七）

昔有梵志，名曰維藍，榮尊位高，為飛行皇帝，財難籌算，體好布施：名女上色，服飾光世，以施與人；金鉢盛銀粟，銀鉢盛金粟，澡甕盥槃四寶交錯；金銀食鼎，中有百味；秦水名牛皆以黃金韜衣，其角一牛者日出四升漚；皆從犧子，織成寶服，明珠綻綴；床榻幃帳，寶絡光目；名象良馬，金銀鞍勒，絡以眾寶；諸車華蓋，虎皮為座，彫文刻鏤無好不有。自名女以下至于寶車，事事各有千八十四枚，以施與人。維藍慈惠，八方上下天龍善神無不助喜。

「如維藍惠，以濟凡庶，畢其壽命無日疲懈，不如一日飯一清信具戒之女，其福倍彼不可籌算。又為前施并清信女百，不如清信具戒男一飯。具戒男百，不如具戒女除饉一飯。女除饉百，不如高行沙彌一人飯。沙彌百，不如沙門一人，具戒行者，心無穢濁內外清潔。凡人猶瓦石，具戒高行者，若明月珠也；瓦石滿四天下，猶不如真珠一矣。」

「又如維藍布施之多，逮于具戒眾多之施，不如飯溝港一。溝港百，不如頻來一。頻來百，不如不還一。不還百，不如飯應真一人。」

「又如維藍前施及飯諸賢聖，不如孝事其親。孝者盡其心無外私。百世孝親，不如飯一辟支佛。辟支佛百，不如飯一佛。佛百，不如立一剎、守三自歸，歸佛歸法歸比丘僧。盡仁不殺，守清不盜，執貞不犯他妻，奉信不欺，孝順不醉，持五戒，月六齋，其福巍巍，勝維藍布施萬種名物，及飯賢聖，甚為難算矣。」

「持戒不如等心慈育眾生，其福無盡也。雖為菜糜草席，執三自歸，懷四等心，具持五戒，山海可秤量，斯福難籌算也。」

佛告四姓：「欲知維藍者，我身是。」

四姓聞經，心大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八)

「昔者菩薩身為鹿王，厥體高大，身毛五色，蹄角奇雅，眾鹿伏從數千為群。國王出獵，群鹿分散，投巖墮坑，盪樹貫棘，摧破死傷所殺不少。鹿王覩之，哽噎曰：『吾為眾長，宜當明慮擇地而遊，苟為美草而翔於斯，凋殘群小，罪在我也。』徑自入國，國人覩之，僉曰：『吾王有至仁之德，神鹿來翔。』以為國瑞，莫敢干之。乃到殿前，跪而云曰：『小畜貪生，寄命國界。卒逢獵者，蟲類奔迸，或生相失，或死狼籍。天仁愛物，實為可哀。願自相選，日供太官，乞知其數，不敢欺王。』王甚奇曰：『太官所用日不過一，不知汝等傷死甚多。若實如云，吾誓不獵。』

「鹿王退還，悉命群鹿，具以斯意示其禍福。群鹿伏聽，自相差次。應先行者每當就死，過辭其王，王為泣涕，誨喻之曰：『覩世皆死，孰有免之？尋路念佛，仁教慈心，向彼人王慎無怨矣！』日日若茲。中有應行者而身重胎，曰：『死不敢避，乞須挽娠。』更取其次，欲以代之。其次頓首泣涕而曰：『必當就死。尚有一日夜之生、斯須之命，時至不恨。』

「鹿王不忍枉其生命，明日遁眾，身詣太官。廚人識之，即以上聞。王問其故，辭答如上。王愴然為之流淚曰：『豈有畜獸懷天地之仁殺身濟眾，履古人弘慈之行哉！吾為人君，日殺眾生之命，肥澤己體。吾好兇虐，尚豺狼之行乎？獸為斯仁，有奉天之德矣。』王遣鹿去還其本居，勅一國界：『若有犯鹿者與人同罰。』

「自斯之後，王及群寮率化，黎民遵仁不殺，潤逮草木，國遂太平。菩薩世世危命濟物，功成德隆，遂為尊雄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鹿王者，是吾身也。國王者，舍利弗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# (一九)

「昔者菩薩身為鵠鳥，生子有三。時，國大旱，無以食之，裂腋下肉以濟其命。三子疑曰：『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，得無吾母以身肉食吾等乎？』三子愴然有悲傷之情。又曰：『寧殞吾命，不損母體也。』於是閉口不食。母覩不食而更索焉。天神歎曰：『母慈惠難喻，子孝希有也。』諸天祐之，願即從心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鵠母者，吾身是也。三子者，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難是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（此章，別本在〈維藍章〉後）

### (二〇)

「昔者菩薩為孔雀王，從妻五百，委其舊匹，欲青雀妻。青雀唯食甘露好菓，孔雀為妻日行取之。其國王夫人有疾，夢覩孔雀，云其肉可為藥。寤以啟聞，王命獵士疾行索之。夫人曰：『誰能得之，娉以季女，賜金百斤。』

「國之獵士分布行索，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，即以蜜麁每處塗樹，孔雀輒取以供其妻。射師以麁塗身尸踞，孔雀取麁，人應獲焉。孔雀曰：『子之勤身，必為利也。吾示子金山，可為無盡之寶，子原吾命矣。』人曰：『大王賜吾金百斤，妻以季女；豈信汝言乎？』即以獻王。」

「孔雀曰：『大王懷仁，潤無不周，願納微言，乞得少水，吾以慈呪，服之疾即愈矣；若其無效，受罪不晚。』王順其意，夫人服之，眾疾皆愈，華色煥暉，宮人皆然。舉國歎王弘慈，全孔雀之命，獲延一國之壽。雀曰：『願得投身于彼大湖，并呪其水，率土黎民，眾疾可愈。若有疑望，願以杖捶吾足。』王曰：『可。』雀即呪之。國人飲水，聾聽盲視，瘡語瘧申，眾疾皆然。

「夫人疾除，國人竝得無病，無有害孔雀之心。雀具知之，向王陳曰：『受王生潤之恩，吾報濟一國之命。』報畢乞退，王

曰：『可。』雀即翔飛昇樹重曰：『天下有三癡。』王曰：『何謂三？』『一者吾癡，二者獵士癡，三者大王癡。』王曰：『願釋之。』雀曰：『諸佛重戒以色為火，燒身危命之由也。吾捨五百供養之妻，而貪青雀，索食供之有如僕使，為獵網所得，殆危身命。斯吾癡也。獵士癡者，吾至誠之言，捨一山之金，棄無窮之寶，信夫人邪偽之欺，望季女之妻，覩世狂愚皆斯類矣。捐佛至誠之戒，信鬼魅之欺，酒樂淫亂，或致破門之禍，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，思還為人，猶無羽之鳥欲飛昇天，豈不難哉？淫婦之妖喻彼魅魘，亡國危身靡不由之，而愚夫尊之；萬言無一誠也，而射師信之。斯謂獵者愚矣。王得天醫除一國疾，諸毒都滅，顏如盛華，巨細欣賴而王放之。斯謂王愚矣。』』

佛告舍利弗：「孔雀王自是之後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，慈心布施，愈眾生病。孔雀王者，吾身是。國王者。舍利弗是。獵士者，調達是。夫人者。調達妻是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（二一）

「昔者梵志，年百二十，執貞不娶姪洗窈盡，靖處山澤不樂世榮，以茅草為廬、蓬蒿為席，泉水山果趣以支命，志弘行高，天下歎德。王娉為相，志道不仕，處于山澤數十餘載，仁逮眾生禽獸附恃。時，有四獸，狐、獺、猴、兔，斯四獸曰：『供養道士，靖心聽經。』積年之久，山菓都盡，道士欲徙尋果所盛。四獸憂曰：『雖有一國榮華之士，猶濁水滿海，不如甘露之斗升也。道士去者，不聞聖典，吾為衰乎！各隨所宜求索飲食，以供道士，請留此山，庶聞大法。』僉然曰：『可。』獺猴索果，狐化為人，得一囊麪，獺得大魚，各曰：『可供一月之糧。』兔深自惟：『吾當以何供道士乎？』曰：『夫生有死，身為朽器，猶當棄捐；食凡夫萬，不如道士一。』即行取樵然之為炭，向道士曰：『吾身雖小，可供一日之糧。』言畢即自投火，火為不然。道士覩之，感其若斯，諸佛歎德，天神慈育。道士遂留，日說妙經，四獸稟誨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梵志者，錠光佛是也。兔者，吾身是也。獮猴者，秋鷺子是也。狐者，阿難是也。獺者，目連是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(二二)

「昔者菩薩為大理家，積寶齊國，常好濟貧惠逮眾生，受一切歸猶海含流。時，有友子，以汙蕩之行，家財消盡。理家愍焉，教之曰：『治生以道，福利無盡。』以金千兩給子為本。對曰：『敬諾。不敢違明誨。』即以行賈。性邪行嬖，好事鬼妖，淫蕩酒樂，財盡復窮。如斯五行齧盡其財，窮還守之。時，理家門外糞上有死鼠，理家示之曰：『夫聰明之善士者，可以彼死鼠治生成居也。有金千兩而窮困乎？今復以金千兩給汝。』

「時有乞兒，遙聞斯誨愴然而感，進猶乞食，還取鼠去，循彼妙教，具乞諸味，調和炙之，賣得兩錢；轉以販菜，致有百餘。以微致著，遂成富姓。閑居憶曰：『吾本乞兒，緣致斯賄乎！』寤曰：『由賢理家訓彼兒頑，吾致斯寶。受恩不報，謂之背明。』作一銀案，又為金鼠，以眾名珍滿其腹內，羅著案上。又以眾寶瓔珞其邊，具以眾甘，禮彼理家，陳其所以：『今答天潤。』理家曰：『賢哉，丈夫！可為教訓矣。』即以女妻之，居處眾諸都以付焉，曰：『汝為吾後，當奉佛三寶，以四等心救濟眾生。』對曰：『必修佛教矣。』後為理家之嗣，一國稱孝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理家者，吾身是也。彼蕩子者，調達是。以鼠致富者，槃特比丘是。調達懷吾六億品經，言順行逆，死入太山地獄。槃特比丘，懷吾一句，乃致度世。夫有言無行，猶膏以明白賊，斯小人之智也。言行相扶，明猶日月，含懷眾生成濟萬物，斯大人之明也。行者是地，萬物所由生矣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(二三)

「昔有獨母為理家賃，守視田園。主人有徨，餉過食時。時至欲食，沙門從乞。心存斯人，絕欲棄邪厥行清真。『濟四海餓

人不如少惠淨戒真賢者。』以所食分盡著鉢中，蓮華一枚著上貢焉！道人現神足放光明，母喜歡曰：『真所謂神聖者乎！願我後生百子若茲。』母終神遷，應為梵志嗣矣。其靈集梵志小便之處，鹿褪小便即感之生。時滿生女，梵志育焉。年有十餘，光儀庠步，守居護火。女與鹿戲，不覺火滅。父還恚之，令行索火。女至人聚，一躇步處一蓮華生。火主曰：『爾遶吾居三匝，以火與爾。』女即順命，華生陸地圍屋三重；行者住足，靡不雅奇。

「斯須宣聲聞其國王，王命工相相其貴賤。師曰：『必有聖嗣，傳祚無窮。』王命賢臣娉迎禮備，容華奕奕，宮人莫如。懷妊時滿，生卵百枚。后妃逮妾靡不嫉焉，豫刻芭蕉為鬼形像，臨產以髮被覆其面，惡露塗芭蕉，以之示王。眾妖弊明，王惑信矣。群邪以壺盛卵，密覆其口，投江流矣。

「天帝釋下，以印封口，諸天翼衛，順流停止，猶柱植地。下流之國，其王於臺遙觀水中有壺流下，輝耀似有乾靈，取之觀焉。觀帝印文，發得百卵，令百婦人懷育溫煖。時滿體成，產為百男。生有上聖之智，不啟而自明，顏景跨世，相好希有，力幹勢援，兼人百倍，言音之響有若師子之吼。王即具白象百頭，七寶鞍勒，以供聖嗣，令征隣國；四鄰降伏，咸稱臣妾。

「又伐所生之國，國人巨細靡不悚慄。王曰：『孰有能却斯敵者乎？』夫人曰：『大王無懼，視敵所由，攻城何方？臨之興觀，為王降之。』王即視敵所由而立觀矣。母登觀，揚聲曰：『夫逆之大，其有三矣。不遠群邪招二世咎，斯一也。生不識親而逆孝行，斯二也。恃勢殺親毒向三尊，斯三也。懷斯三逆，其惡無蓋。爾等張口，信現于今。』母捉其乳，天令漚射遍百子口。精誠之感，飲乳情哀，僉然俱曰：『斯則吾親。』泣涕交頸，叉手步進，叩頭悔過。親嗣始會，靡不哀慟。二國和睦，情過伯叔。異方欣然靡不稱善。

「諸子覩世無常如幻，辭親學道，遠世穢垢。九十九子皆得緣一覺。一子理國，父王崩，為王。大赦眾罪，壞牢獄、裂池塞，免奴使，慰孝悌、養孤獨，開帑藏大布施，隨民之願給。以十善

為國法，人人帶誦，家有孝子。興立塔寺，供養沙門，誦經論道口無四惡，諸毒歇盡，壽命益長。天帝養護，猶親育子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留為王者，吾身是也。父王者，今白淨王是。母者，舍妙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## (二四)

「昔者菩薩，時為梵志，經學明達，國人師焉。弟子五百，皆有儒德，體好布施，猶自護身。時世有佛，號婕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尊、最正覺，將導三界還神本無。菩薩覩佛，欣然自歸，請佛及僧七日居家，以禮供養。梵志弟子各諍所主。一人年稚師使之行，還請事作。師曰：『有事無作者，爾攝之焉。』童子對曰：『唯燈無主者也。』師曰：『善哉。』弟子以塈盛麻油膏，淨自洗浴，白氈纏頭，自手然之。」

「天人龍鬼覩其猛力，靡不拊手驚愕，而歎：『世未曾有，斯必為佛矣。』佛嘉之焉，令明徹夜而頭不損，心定在經霍然無想，七日若茲都無懈倦念矣。佛則授決：『却無數劫汝當為佛，號曰鋌光。項中肩上各有光明，教授拯濟，眾生獲度其為無量。』天人鬼龍，聞當為佛，靡不嘉豫稽首拜賀。」

「梵志念曰：『彼其得佛，吾必得也，須當受決。』而佛去焉。前稽首曰：『今設微供誠吾盡心，願授吾決。』佛告梵志：『童子作佛之時，當授爾決。』梵志聞當得佛，喜忘有身，自斯之後，遂大布施，飢食寒衣，病給醫藥，蜎飛跂行蠕動之類，隨其所食以時濟之。八方諸國，稱為仁父也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童子者，鋌光佛是。梵志者，吾身是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## (二五)

「昔者菩薩，為大理家，積財巨億，常奉三尊，慈向眾生。觀市覩鼈，心悼之焉，問價貴賤。鼈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、尚濟眾生，財富難數，貴賤無違，答曰：『百萬，能取者善，不者吾

當烹之。』菩薩答曰：『大善！』即雇如直，持鼈歸家，澡護其傷，臨水放之。覩其遊去，悲喜誓曰：『太山餓鬼眾生之類，世主牢獄早獲免難，身安命全如爾今也。』稽首十方，叉手願曰：『眾生擾擾，其苦無量，吾當為天為地，為旱作潤，為漂作筏，飢食渴漿，寒衣熱涼，為病作醫，為冥作光；若有濁世顛倒之時，吾當於中作佛度彼眾生矣。』十方諸佛皆善其誓，讚曰：『善哉！必獲爾志。』

「鼈後夜來齕其門，怪門有聲，使出覩鼈，還如事云。菩薩視之，鼈人語曰：『吾受重潤，身體獲全，無以答潤。蟲水居物知水盈虛，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。願速嚴舟，臨時相迎。』答曰：『大善！』明晨詣門，如事啟王。王以菩薩宿有善名，信用其言：『遷下處高。』時至鼈來曰：『洪水至，可速下載，尋吾所之，可獲無患。』船尋其後，有蛇趣船，菩薩曰：『取之。』鼈云：『大善！』又覩漂狐，曰：『取之。』鼈亦云：『善。』又覩漂人搏頰呼天，哀濟吾命，曰：『取之。』鼈曰：『慎無取也，凡人心偽，渺有終信，背恩追勢，好為兇逆。』菩薩曰：『蟲類爾濟，人類吾賤，豈是仁哉？吾不忍也。』於是取之。鼈曰：『悔哉！』遂之豐土。鼈辭曰：『恩畢請退。』答曰：『吾獲如來、無所著、至真、正覺者，必當相度。』鼈曰：『大善！』鼈退，蛇狐各去。

「狐以穴為居，獲古人伏藏紫磨名金百斤，喜曰：『當以報彼恩矣。』馳還曰：『小蟲受潤，獲濟微命。蟲穴居之物，求穴以自安，獲金百斤，斯穴非塚非家非劫非盜。吾精誠之所致，願以貢賢。』菩薩深惟：『不取徒捐，無益於貧民；取以布施，眾生獲濟，不亦善乎！』尋而取之。漂人覩焉，曰：『分吾半矣。』菩薩即以十斤惠之。漂人曰：『爾掘塚劫金，罪福應柰何？不半分之，吾必告有司。』答曰：『貧民困乏，吾欲等施；爾欲專之，不亦偏乎？』漂人遂告有司，菩薩見拘，無所告訴，唯歸命三尊，悔過自責，慈願：『眾生早離八難，莫有怨結如吾今也。』

「蛇狐會曰：『奈斯事何？』蛇曰：『吾將濟之。』遂銜良藥開關入獄。見菩薩狀，顏色有損，愴而心悲，謂菩薩言：『以藥自隨，吾將離太子，其毒尤甚，莫能濟者。賢者以藥自聞，傅則愈矣。』菩薩默然。蛇如所云，太子命將殞，王令曰：『有能濟茲，封之相國，吾與參治。』菩薩上聞，傅之即愈。王喜問所由，囚人本末自陳。王悵然自咎曰：『吾闇甚哉！』即誅漂人，大赦其國，封為國相，執手入宮，並坐而曰：『賢者說何書？懷何道？而為二儀之仁，惠逮眾生乎？』對曰：『說佛經，懷佛道也。』王曰：『佛有要決？』曰：『有之。佛說四非常，在之者，眾禍殄，景祐昌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願獲其實。』曰：『乾坤終訖之時，七日竝列巨海都索，天地洞然，須彌崩壞，天人鬼龍、眾生身命，霍然燋盡。前盛今衰，所謂非常矣。明士守無常之念，曰天地尚然，官爵國土，焉得久存？得斯念者，乃有普慈之志矣。』王曰：『天地尚然，豈況國土？佛說非常，我心信哉。』

「理家又曰：『苦之尤苦者，王宜知之。』王曰：『願聞明誠。』曰：『眾生識靈微妙難知，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弘也天下，高也無蓋，汪洋無表，輪轉無際。然飢渴于六欲，猶海不足于眾流，以斯數更太山燒煮諸毒眾苦；或為餓鬼，洋銅沃口役作太山；或為畜生，屠割剝裂，死輒更刃，苦痛無量。若獲為人，處胎十月，臨生急笮，猶索絞身，墮地之痛猶高隕下，為風所吹若火燒已，溫湯洗之甚沸銅自沃，手薺摩身猶刃自剝，如斯諸痛甚苦難陳。年長之後，諸根竝熟，首白齒隕，內外虛耗，存之心悲，轉成重病，四大欲離，節節皆痛，坐臥須人，醫來加惱。命將欲終，諸風竝興，截筋碎骨，孔竅都塞。息絕神逝，尋行所之。若其昇天，天亦有貧富貴賤，延算之壽，福盡罪來，下入太山、餓鬼、畜生，斯謂之苦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佛說苦要，我心信哉！』

「理家又曰：『夫有必空，猶若兩木相鑽生火，火還燒木，火木俱盡，二事皆空。往古先王宮殿臣民，今者磨滅不覩所之，斯亦空也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佛說空要，我心信哉！』

「理家又曰：『夫身地水火風矣，強為地，軟為水，熱為火，息為風。命盡神去，四大各離，無能保全，故云非身矣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佛說非身，吾心信哉！身且不保，豈況國土乎？痛夫我先王，不聞無上正真、最正覺非常苦空非身之教矣。』

「理家曰：『天地無常，誰能保國者乎？胡不空藏，布施貧飢之人乎？』王曰：『善哉！明師之教快哉！』即空諸藏而布施貧乏，鰥寡孤兒令之為親為子，民服煌煌，貧富齊同，舉國欣欣，含笑且行，仰天歎曰：『菩薩神化乃至於茲乎？』四方歎德，遂致太平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理家者，是吾身也。國王者，彌勒是。鼈者，阿難是。狐者，鷲鷺子是。蛇者，目連是。漂人者，調達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## (二六)

「昔者菩薩為沙門行，恒處山林，慈心悲愍，眾生長苦輪轉三界，何以濟之？靖心思惟，索道弘原，當以拯眾。而衣有虱，身痒心擾，道志不立，手探尋之即獲虱矣。中心愴然，求以安之。正有獸骨，徐以置中矣。虱得七日之食，盡乃捨邁。展轉生死，菩薩得佛，經緯教化。」時，天大雪絕行路人，國有理家請佛并數千比丘，供養七日。厥心肅穆，宗室僉然，而雪未晞。佛告阿難：「勅諸沙門皆還精舍。」阿難言：「主人恭肅，厥心未墮，雪盛未息，分衛無處。」世尊曰：「主人意訖，不復供惠也。」佛即引邁，沙門翼從還于精舍。

明日世尊告阿難：「汝從主人分衛。」阿難奉教而行，造主人門。門人覩之，無問其所以也。有頃迴還，稽首長跪，如事啟焉。又質其原，「彼意無恒，何其疾乎？」佛即為具說如上。又曰：「阿難！吾以慈心濟虱微命，惠之朽骨七日之食，今獲供養盡世上獻。宿命施恩，恩齊七日，故其意止，不復如前也，豈況慈心向佛逮沙門眾？持戒清淨無欲高行，內端己心，表以慈化，恭惠高行比丘一人，踰施凡庶累劫盡情也。所以然者？比丘擁懷

佛經，有戒、有定、有慧、解脫、度知見種，以斯五德慈導眾生，令遠三界萬苦之禍矣。」

阿難曰：「遇哉斯理家！面獲慈養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并諸沙門，或有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真，或有開士，建大弘慈將導眾生者乎！斯福難量，其若海矣；難稱，其猶地也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阿難！真如所云。佛時難遇，經法難聞，比丘僧難得供養，如漚曇華時一有耳。」

佛說如是，比丘歡喜，稽首承行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

### 六度集經卷第三

## 六度集經卷第四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### 戒度無極章第二(此有十五章)

「戒度無極者，厥則云何？狂愚兇虐好殘生命，貪餘盜竊，姪妹穢濁，兩舌，惡罵，妄言，綺語，嫉、恚、癡心。危親戮聖，謗佛亂賢，取宗廟物，懷兇逆，毀三尊，如斯元惡，寧就脯割，菹醢市朝，終而不為；信佛三寶，四恩普濟矣。」

### (二七)

「昔者菩薩為清信士，所處之國其王行真，勸導臣民令知三尊，執戒奉齋者捐賦除役；黎庶巨細見王尚賢，多偽善而潛行邪。王以佛戒觀察民操，有外善內穢，違佛清化，即權令而勅曰：『敢有奉佛道者罪至棄市。』訛善之徒靡不釋真，恣心從其本邪。菩薩年耆，懷正真弘影之明，聞令驚曰：『釋真從邪獲為帝王，壽齊二儀富貴無外，六樂由心，吾終不為也。雖一飧之命，得覩三尊至真之化，吾欣奉之。懷俗記籍萬億之卷，身處天宮極天之壽，

而闔於三尊，不聞佛經，吾不願也。稟佛之言，即有戮死之患，吾甘心焉。經云：「眾生自投三塗，獲人道難，處中國難，六情完具難，生有道國難，與菩薩親難，覩經信之難，貫奧解微難，值高行沙門清心供養難，值佛受決難。」吾宿功著，今覩佛經、獲奉三寶，若值無道菹醢之酷、湯火之戾，終不釋正從彼妖蠱也。』

「王命有司廉察違命者，戮之市朝，廉人見菩薩志固不轉，奉事三尊至意不虧，即執之以聞。王曰：『戮之於市。』陰使人尋聽察其云。菩薩就死，誠其子曰：『乾坤始興有人之來，眾生處世，以六情亂行甚於狂醉，眇覩三尊，導清明化也。爾幸知法，慎無釋之。夫捨佛法之行，而為鬼妖之偽者，國喪必矣。吾寧捨身，不去真也。王今悖誤，爾無從焉。』廉者以聞。王知行真，即欣而請之，執手昇殿曰：『卿真可謂佛弟子者矣。』拜為國相，委任治政，捨佛清化之疇者，復其賦役，於是國境莫尚為善。」佛告諸沙門：「時國王者，彌勒是也。清信士者。吾身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 (二八)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象王，其心弘遠，照知有佛、有法、有比丘僧，常三自歸，每以普慈拯濟眾生，誓願得佛當度一切。從五百象，時有兩妻。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，厥色甚妙，以惠嫡妻。嫡妻得華，欣懌曰：『水寒尤甚，何緣有斯華乎？』小妻貪嫉，恚而誓曰：『會以重毒鳩殺汝矣。』結氣而殞。

「魂靈感化為四姓女，顏華絕人，智意流通，博識古今，仰觀天文，明時盛衰。王聞若茲，娉為夫人。至即陳治國之政，義合忠臣，王悅而敬之，每言輒從。夫人曰：『吾夢覩六牙之象，心欲其牙以為珮几。王不致之，吾即死矣。』王曰：『無妖言也，人聞笑爾。』夫人言：『相屬心生憂結。』王請議臣四人，自云己夢，曰：『古今有斯象乎？』一臣對曰：『無有之也。』一臣曰：『王不夢也。』一臣曰：『嘗聞有之，所在彌遠。』一臣曰：『若能致之，帝釋今翔於茲矣。』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。南方師曰：『吾亡父常云：「有之。然遠難致。」』臣上聞云：『斯

人知之。』王即現之。夫人曰：『汝直南行三千里，得山入山，行二日許，即至象所在也。道邊作坑，除爾鬚髮著沙門服，於坑中射之。截取其牙，將二牙來。』

「師如命行，之象遊處，先射象，著法服持鉢，於坑中止住。象見沙門，即低頭言：『和南道士！將以何事賊吾軀命？』曰：『欲得汝牙。』象曰：『吾痛難忍，疾取牙去，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。志念惡者死入太山、餓鬼、畜生道中。夫懷忍行慈，惡來善往，菩薩之上行也，正使俎骨脯肉，終不違斯行也。修斯行者，死輒上天，疾得滅度矣。』人即截牙，象曰：『道士當却行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。』象適人去遠，其痛難忍，躰地大呼，奄忽而死，即生天上。群象四來，咸曰：『何人殺吾王者？』行索不得，還守王哀號。

「師以牙還。王覩象牙心即慟怖，夫人以牙著手中，適欲視之，雷電霹靂椎之吐血，死入地獄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爾時象王者，我身是也。大婦者，求夷是。獵者，調達是。小夫人者，好首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 (二九)

「昔者菩薩，為鸚鵡王，常奉佛教，歸命三尊。時當死，死不犯十惡，慈心教化，六度為首。爾時，國王好食鸚鵡，獵士競索，覩鸚鵡群，以網收之，盡獲其眾，貢于太官。宰夫收焉，肥即烹之為肴。鸚鵡王深惟，眾生擾擾赴獄喪身，迴流三界靡不由食。告從者曰：『除貪捐食，體疵小苦，命可冀矣。愚者饕餮，心無遠慮，猶若慳子貪刀刃之渺蜜，不知有截舌之患。吾今裁食，爾等則焉。』鸚鵡王日瘦，由其籠目勢踊得出，立籠上曰：『夫貪惡之大，無欲善之，景矣。』重曰：『諸佛以貪為獄為網、為毒為刃，爾等損食可如余焉。』菩薩自斯，若為凡人，麤食供命，弊衣蓋形，以貪戒心，無日不存。福為帝王，輒以佛智觀國之累，福高弘多，其為難算矣。非常無牢，唯苦無樂，夫有輒滅，身為偽幻，難保猶卵，難養若狼。有眼覩焉，靡不寒慄。菩薩世世以

戒為行，遂成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，為天人師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鸚鵡王者，吾身是也。人王者，調達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# (三〇)

「昔者菩薩，為王太子，名曰法施，內清外淨，常以履邪之禍自戒其心，尊聖孝親，慈濟眾生。太子朝覲，輒須相國，進退如禮未嘗失儀。王之幸妾，內懷邪淫，出援太子，太子力爭而獲免焉，拍相首曰：『去矣。』其冠墮地，相首無髮，內妾笑之，恥而懷忿。妾向王泣曰：『妾雖微賤猶是王妻，太子不遜，有欲于妾。』王曰：『太子履操，非佛志不念，非佛教不言，非佛道不行，八方歎德，諸國莫如，其豈有非乎？』讒言緻數，以惑王心。王曰：『骨肉相殘謂之亂賊，吾不為也。』拜為邊王，去國八千里，曰：『爾鎮境外，則天行仁，無殘民命，無苟貪困黎庶，尊老若親，愛民若子，慎修佛戒守道以死。世多姦偽，齒印之教，爾乃信矣。』太子稽首泣涕曰：『不敢替尊誨。』即就錄土，五戒十德，慈化國民，處位一年，遠民慕潤，歸化雲集，增戶萬餘，以狀上聞，歎王德潤遠照使然。

「王逮后妃，喜而歎之。妾殊懷怨，與相為姦，謀除太子，伺王臥出，以蠟抑印，詐為書：『爾有慢上之罪，不忍面誅，書到疾脫眼童子，付使還國。』使往至，群臣僉曰：『斯妖亂之使，非自大王也。』太子曰：『大王前齒，今者信現。愛身違親，謂之大逆矣。』即與群臣相樂三日，遍行國界，賙窮濟乏，以佛影模，慈心訓民。募能脫眼者，賣芻兒即為出眼，以付使者。函之馳還本土，相國以付嬖妾，嬖妾懸著床前，罵曰：『不從吾欲，鑿眼快乎？』

「大王夢蛇蜂蟄太子目，寤即哽噎，曰：『吾子將有異乎？』嬖妾曰：『王存之至，聊有斯夢，必無異也。』太子以琴樂索食濟命，展轉諸國至妃父王之國。王有妙琴，呼而聽之。其音咨嗟已先王之德，未為孤兒無親之哀音。其妃解音，哽噎曰：『吾君子窮哉！』王曰：『何謂？』妃具陳之，辭親曰：『斯自妾命，

女二其姓非貞也。』請翼從至孝之君子。二親舉哀，妃將太子還其本國。

「王聞有妙琴者，呼而作之。形容憔悴，唯識其聲。王曰：『汝是吾子法施者乎！』太子伏地哽噎。王后宮人，舉國巨細莫不哀慟。妃本末陳之。王曰：『嗚呼女人不仁，猶梗飯之糅毒。佛教遠之，不亦宜乎！』即收相國及嬖妾，以棘笞之，煬膠滯其瘡中，燻即裂之，為坑生埋矣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太子宿命嘗賣白珠，彼妾時為富姓女，乘車行路，相國時為御者。呼賣珠童，曰：『視汝珠來。』持珠而不買，姪視言調。童子恚曰：『不還吾珠而為姪視，吾鑿汝目。』女及御者，俱曰：『棘笞膠滯裂肉生埋汝可乎？』夫善惡已施，禍福自隨，猶影之繫形，惡熟罪成，如響之應聲。為惡欲其無殃，猶下種令不生矣。菩薩受佛淨戒，寧脫眼而死，不犯淫生也。爾時，太子法施者，我身是也。相國者，調達是。嬖妾者，調達妻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# (三一)

「昔者菩薩，兄弟三人，遭世枯旱，黎民相噉，俱行索食，以濟微命。經歷山嶮乏食有日，兩兄各云：『以婦濟命可乎！』大兄先殺其妻，分為五分；小弟仁惻，哀而不食。中兄復殺，弟殊哽噎。兩兄欲殺弟妻，弟曰：『殺彼全己，非佛仁道，吾不為也。』將妻入山採果自供。處山歷年，山中有一跛人，婦與私通，謀殺其婿。詭曰：『妾義當勞養，而君為之，明日翼從，願俱歷苦。』曰：『山甚險阻，爾無行也。』三辭不從，遂便俱行。婦覩山高谷深，排墻落之。水邊有神，神接令安。婦喜得所，還跛共居。」

「婿尋水行，覩商人焉，本末自陳。商人愍之，載至豐國。其國王崩，又無太子，群臣相讓，適無立者。令梵志占，『行路之人有應相者，立之為王。』梵志覩菩薩，即曰：『善哉！斯有道之君，可為兆民天仁之覆矣！』群僚黎庶，揮淚歎善，莫不稱

壽。奉載入宮，授以帝位，即以四等養民，眾邪之術，都廢之矣；授以五戒，宣布十善，率土持戒。於是天帝祐護其國，鬼妖奔逃，毒氣消歇，穀菓豐熟，隣國化正，仇憾更親，襁負雲集。

「婦嬰其跛婿，入國乞匄，陳昔將婿避世之難。今來歸仁。國人巨細莫不雅奇，僉曰：『賢婦可書矣。』夫人曰：『可重賜也。』王即見婦，問曰：『識天子不？』婦怖叩頭。王為宮人本末陳之，執正臣曰：『斯可戮矣。』王曰：『諸佛以仁為三界上寶，吾寧殞軀命，不去仁道也。』夫人使人驅之出國，掃其足跡。」

佛告鶩鷺子：「王者，吾身是。跛人者，調達是。婦者，好首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# (三二)

「昔者菩薩，時為凡夫，博學佛經，深解罪福，眾道醫術，禽獸鳴啼，靡不具照。覩世憒濁，隱而不仕，尊尚佛戒唯正是從。處貧窮困，為商貨擔。過水邊飯，群鳥眾噪，商人心懼，森然毛豎，菩薩笑之。飯已即去，還其本土，雇其貨直曰：『烏嗚爾笑，將有以乎！』答曰：『烏云：「彼有白珠，其價甚重。汝殺取其珠，吾欲食其肉。」故笑之耳。』曰：『爾不殺為乎？』答曰：『夫不覩佛經者，為滔天之惡，而謂之無殃，斯為自欺矣。吾覩無上正真之典籍，觀菩薩之清仁，蜎飛跂行蠕動之類，愛而不殺，草芥非己有即不取。夫好殺者不仁，好取者不清，吾前世為好取之穢，今獲其殃，處困陋之貧，為子貨客；今又犯之，種無量之罪，非佛弟子矣。吾寧守道貧賤而死，不為無道富貴而生也。』貨主曰：『善哉！唯佛教真。』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# (三三)

「昔者菩薩，處世貧困，為商人貨，入海採利。船住不行，商人巨細靡不恐懼，請禱神祇，上下調拯。貧人唯三自歸，守戒不犯，悔過自責，日夜各三。慈心誓願：『十方眾生莫有恐怖，如吾今日也；吾後得佛，當度斯類矣。』乃至七日船不移邁，海神訛與貨主夢曰：『汝棄貧人，吾與汝去。』貨主得夢，愴然悼

之，私密言議。貧人微察，具照所以，曰：『無以吾一人之體，喪眾命也。』貨主作[竺-二+稗]，給其糇糧，下著[竺-二+稗]上，推[竺-二+稗]遠之。大魚覆船盡吞商人，貧人隨風得岸，還其本土，九族欣懌。貧人以三自歸、五戒、十善，奉齋懺悔、慈向眾生，故得是福。貧人者，我身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# (三四)

「昔者菩薩，守戒隱居，不慕時榮，依蔭四姓為其守墓，若有喪葬，輒展力助。喪主感焉，以寶惠之，所獲多少，輒還四姓。四姓曰：『子展力致此寶，胡為相還？』道士曰：『吾守君野，彼葬君地，大義論之，寶即君有也。』四姓歎曰：『善哉！古之賢者豈能踰子乎？』即擇青衣中有賢行兼華色者，給之為妻，分家財以成其居。道士曰：『進其行，高其德。』爾時，貧道士者，吾身是也。妻者，裘夷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# (三五)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凡人，歸命三尊，守戒不虧。與舅俱行，銜賣自濟，之彼異國。舅先渡水，止獨母家，家有幼女，女啟母曰：『後有澡盤，可從商人易白珠也。』母順女意以示商人，以刀刮視照其真寶，佯投地曰：『污吾手矣。』即出進路，母子耻焉。童子後至，女重請珠，母曰：『前事之恥，可為今戒也。』女曰：『觀此童儒，有仁人之相，非前貪殘矣。』又以示之。童儒曰：『斯紫磨金也，盡吾貨易之可乎？』母曰：『諾。』童子曰：『匱吾金錢二枚，以雇渡耶？』舅尋還曰：『今以少珠惠汝，取屬盤來。』母曰：『有良童子，盡以名珠雇吾金盤，猶謝其賤矣。爾不急去，且加爾杖。』舅至水邊，蹋地呼曰：『還吾寶來。』性急椎胸，吐血而死。甥還其金，已覩殞矣，哽噎曰：『貪乃至於喪身乎！』菩薩守信以獲寶，調達貪欺以喪身。童子者，吾身也。舅者，調達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# (三六)

「昔者菩薩，無數劫時，兄弟資貨求利養親。之于異國，令弟以珠現其國王。王覩弟顏華，欣然可之，以女許焉，求珠千萬。弟還告兄，兄追之王所，王又覩兄容貌堂堂，言輒聖典，雅相難齊。王重嘉焉，轉女許之。女情渢豫，兄心存曰：『婿伯即父，叔妻即子，斯有父子之親，豈有嫁娶之道乎？斯王處人君之尊，而為禽獸之行。』即引弟退。女登臺望曰：『吾為[(魅-未+舌)-ム]蟲，食兄肝可乎？』展轉生死，兄為獮猴，女與弟俱為鼈。鼈妻有疾，思食獮猴肝，雄行求焉。覩獮猴下飲，鼈曰：『爾嘗覩樂乎？』答曰：『未也。』曰：『吾舍有妙樂，爾欲觀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鼈曰：『爾昇吾背，將爾觀矣。』昇背隨焉。半谿，鼈曰：『吾妻思食爾肝。水中何樂之有乎？』獮猴心恧然曰：『夫戒守善之常也，權濟難之大矣。』曰：『爾不早云？吾以肝懸彼樹上。』鼈信而還。獮猴上岸曰：『死鼈蟲，豈有腹中肝而當懸樹者乎？』」佛告諸比丘：「兄者，即吾身是也，常執貞淨，終不犯淫亂，畢宿餘殃墮獮猴中。弟及王女俱受鼈身，雄者調達是，雌者調達妻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# (三七)

「昔者菩薩，乘船渡海，採寶濟乏。海邊有城，苑園備有，華女臨渚要其輩曰：『斯國豐沃，珍寶恣求，可屈入城，觀民有無。』商人信從鬼魅厭惑，遂留與居，積年有五。菩薩感思二親本土，出城登山四顧遠望，覩一鐵城中有丈夫，首戴天冠儼然恭坐，謂菩薩曰：『爾等惑乎？以鬼魅為妻，捐爾二親九族之厚，為鬼所吞豈不惑哉？爾等無寐，察其真贗矣。方有神馬翔茲濟眾，可附旋居全爾身命。若戀蠱妻。死入斯城，眾毒普加，悔將無救。』菩薩承命，訛寐察之，覩真如云，厥心懼焉。明日密相告，等人僉然，各伺覩妻變為狐體，競爭食人。靡不慄然，曰：『吾等死矣。』相驚備豫懈即喪矣。馬王臻曰：『孰有離居心懷所親，疾來赴茲，吾將濟爾。』商人喜曰：『斯必天也。』群馳歸命。妻即抱子尋跡哀慟，其辭曰：『怨呼皇天，為妻累載，今以為鬼。』哀聲傷情。辭詣王所，厥云如上，『今者惶惶，無由自恃，惟願大王哀理妾情。』王召菩薩問其所由，即以所覩本末陳之。王覩

色美疾遣婿去，內之後宮為其淫荒，國正紛亂。鬼化為狐，日行食人，為害茲甚，王不覺矣。

「後各命終，生死輪轉，菩薩積德，遂得為佛。狐鬼魂靈，化生梵志家，有絕妙之色。佛時於作法縣求食，食畢出城坐樹下。梵志覩佛相好，容色紫金，項有日光，若星中月。覩佛若此，其喜無量，歸白兒母：『吾女獲婿，其為世雄。疾以名服、具世諸好。』梵志家室携女貢之，道覩足跡。妻曰：『斯無欲之神雄，豈以淫邪亂其志乎？』父曰：『吾女國之上華，胡高德而不迴耶？』妻即頌其義曰：

「『姪者曳足行，  
愚者足築地，  
多恚斂指步，  
斯跡天人尊。』

「『無自辱也。』父曰：『爾薄智也。』戾而行矣，以女獻焉。世尊告曰：『第六魔天，獻吾三女，變為窶鬼。今爾屎囊，又來何為？』梵志恧(nù)然，妻重恥之。時，有除饁，進稽首曰：『願以惠余。』世尊戒曰：『爾昔為王，女時為鬼，以色誑爾，吞盡爾民，爾不厭乎？』除饁恥焉，退禪獲定，得溝港道。」

佛告鶯鷺子：「菩薩自受城中人戒已，旋家，歸命三尊自誓辭云：『時當死，死不復犯如來、應儀、正真覺清淨重戒。』積戒弘多，佛道遂成。爾時長者，吾身是也。王者，今比丘是。鬼者，梵志女是。城中天人者，鶯鷺子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# (三八)太子墓魄經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聞物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是時佛告諸沙門：「往昔有國名波羅奈，王有太子，名曰墓魄，生有無窮之明，過去現在未來眾事，其智無礙，端正暉光，猶星中月。王唯一子，國無不愛，而年十三，閉口不言，有若瘡人。王后憂焉，呼諸梵志，問其所由。對曰：『斯為不祥也，端正不言，何益大王？後宮無嗣，豈非彼害哉？法宜生埋之，必有貴嗣。』王即恧然，入與后議，

后逮宮人靡不哀慟，嗟曰：『奈何太子祿薄，生獲斯殃。』哀者塞路，猶有大喪。具著寶服，以付喪夫。喪夫奪其名服，覩共為塚。墓魄惟曰：『王逮國人，信吾真瘡。』即默斂衣入水淨浴，以香塗身，具著寶服，臨壙呼曰：『爾等胡為？』答曰：『太子瘡聾為國無嗣，王命生埋，冀生賢嗣。』曰：『吾即墓魄矣。』喪夫視車霍然空虛，觀其形容，曜曜有光，草野遐邇猶日之明，聖靈巨勢，神動靈祇。喪夫巨細靡不懼驚，兩兩相視，顏貌黃青，言成文章靡不畏焉？仰天而曰：『太子靈德乃之于斯！』即叩頭陳曰：『願旋寧王，令眾不嗟。』太子曰：『爾疾啟王，云吾能言。』人即馳聞，王后兆民甚怪所以，心懼稱善，靡不悅豫，車馳人犇，殷填塞路。墓魄曰：『吾獲為沙門虛靖之行，不亦善乎？』意始如之。

「帝釋即化為苑池樹木，非世所覩，即去眾寶衣化為袈裟。王到已，太子五體投地，稽首如禮，王即就坐聞其言聲，光影威靈，二儀為動，王喜喻曰：『吾有爾來，舉國敬愛，當嗣天位，為民父母。』對曰：『惟願大王！哀採微言。吾昔嘗為斯國王，名曰須念，處國臨民二十五年，身奉十善育民以慈，鞭杖眾兵都息不行，囹圄無繫囚，路無怨嗟聲，惠施流布，潤無不周。但以出遊翼從甚眾，導臣馳除，黎庶惶懼；終入太山燒煮割裂，積六萬年，求死不得，呼嗟無救。當爾之時，內有九親，表有臣民，資財億載，眾樂無極，寧知吾入太山地獄燒煮眾痛無極之苦乎？生存之榮，妻子臣民，孰能分取諸苦去乎？惟彼諸毒其為無量，每壹憶之心怛骨楚，身為虛汗，毛為寒豎。言往禍來，殃追影尋，雖欲發言懼復獲咎，太山之苦難可再更，是以縮舌都欲無言。始十三年，而妖導師令王生埋吾。懼大王獲太山之咎，勢復一言耳。今欲為沙門守無欲之行，覩眾禍之門不復為王矣。願無怪焉。』王曰：『爾為令君，行高德尊，率民以道，過猶絲髮，非人所憶，以之獲罪，酷裂乃如之耶！如吾今為人主，從心所欲，不奉正法，終當何之乎？』即聽學道。王還治國以正不邪，遂致豐樂。墓魄即自練情絕欲，志進道真遂至得佛，廣說景模，拯濟眾生以至滅度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墓魄者，吾身是也。父王者，今白淨王是也。母者，吾母今舍妙是也。夫榮色邪樂者，燒身之鑪矣。清淨澹泊，無患之家矣。若欲免難離罪者，無失佛教也。為道雖苦，猶勝處夫三塗，為人即遠貧窶，不處八難矣。學道之志當如佛行也，欲獲緣一覺、應真、滅度者，取之可得。」

佛說經竟，諸沙門莫不歡喜，稽首作禮。

### (三九) 彌蘭經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諸沙門閑居深惟：「世人習邪樂欲，自始至終無厭五樂者。何謂五樂？眼色、耳聲、鼻香、口味、身細滑。夫斯五欲，至其命終，豈有厭者乎？」日中之後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退立白言：「吾等，世尊！惟世愚者惑于五欲，至厥命終，豈有厭者不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覩世無足於彼五樂矣。昔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利，中有智者名曰彌蘭，為眾師御。海有神魚，其名摩竭，觸敗其船，眾皆喪身，彌蘭騎板，僅而獲免。風漂附岸，地名鼻摩，登岸周旋庶自蘇息，覩一小徑尋之而進。遙見銀城，樹木茂盛，間有浴池，周旋四表，甘水遶之。有四美人，容齊天女，奉迎之曰：『經涉巨海，厥勞多矣，善賀吉臻。今斯銀城，其中眾寶，黃金白銀，水精琉璃，珊瑚虎珀，車渠為殿，妾等四女給仁使役，晚息夙興，惟命所之，願無他遊。』彌蘭入城昇七寶殿，懽娛從欲，願無不有，處中千餘年。彌蘭惟曰：『斯諸玉女不令吾邁，其有緣乎？』伺四女寢，竊疾亡去。

「遙覩金城，有八玉女，迎辭如上，玉女華容，又踰四人。城中寶殿，名曰屑末，明月真珠諸寶踰前，壽數千萬歲。又疑：『八女不令吾邁，其有由乎？』伺其臥出，竊疾亡去。

「又覩水精城，有十六玉女出迎之矣，其辭如上，要將入城昇七寶殿。城殿眾寶，玉女光華踰前，居中歲數，又數千萬。

「意不厭足，又伺諸女臥出亡去，復覩琉璃寶城，光曜奕奕，有三十二女出迎跪拜，虔辭如上。要請入城昇七寶殿，殿名欝單，其中眾寶伎樂甘食女色踰前，處中久長年數如上。

「又伺諸女臥出亡去，遙覩鐵城，莫無迎者。彌蘭惟曰：『銀城四女，金城有八，水精十六，琉璃三十二，玉女光世，修虔相迎，今不迎者，將以貴故乎？』周城一匝有鬼開門，彌蘭入城即見其鬼，鬼名俱引，鐵輪炯然走其頭上，守罪人鬼，取彼頭輪，著彌蘭頭上，腦流身燋。彌蘭流淚曰：『自四之八，自八之十六，自十六之三十二，處榮肩末殿、欝單殿。吾以無足之行，故獲斯矣。何當離斯患乎？』守鬼答曰：『其年之數如子來久，子免斯殃矣。』火輪處彌蘭頭上六億歲，乃免之矣。」

佛語諸沙門：「彌蘭者，吾身是也。所以然者？未奉三尊時，愚惑信邪，母沐浴著新衣臥，吾蹈母首，故太山以火輪轢其首耳。又嘗以四月八日，持八關齋，中心歡喜，故獲寶城，壽命巨億，所願從心無求不獲。覩世無足，唯得道乃止耳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彌蘭出太山獄，閑心三惡，絕口四刃，檢身三尤。孝順父母，親奉三尊，戴戒為冠，服戒為衣，懷戒為糧，味戒為肴，食息坐行，不忘佛戒，躇步之間，以戒德成，自致為佛。凡人之行，不孝於親，不尊奉師，吾覩其後自招重罪，彌蘭其類乎！夫為惡禍追，猶影尋身，絕邪崇真，眾禍自滅矣。」

佛說經竟，諸沙門歡喜作禮。

#### (四〇) 頂生聖王經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是時阿難閑居深惟：「眾生自始至終，厭五欲者尠。」過日中後，至向佛所，稽首畢退白言：「唯世尊！吾閑坐深惟：『眾生知足者尠，不厭五欲者眾。』」

世尊歎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爾之云。所以然者？往古有王，名曰頂生，東西南北靡不臣屬。王有七寶：飛金輪力，白象，紺

色馬，明月珠，玉女妻，聖輔臣，典兵臣。王斯七寶，覩世希有。又有千子，端正妍雅，聰明博智，天下稱聖；猛力伏眾，有如師子也。王既聖且仁，普天樂屬，壽有億數。王意存曰：『吾有拘耶尼一天下，地縱廣三十二萬里，黎庶熾盛，五穀豐沃，比門巨富，世所希有，吾國兼焉。雖其然者，願彼皇乾，雨金銀錢，七日七夜，惠吾若茲，不亦善乎？』天從其願，下二寶錢滿其境界，天寶之明，奕奕曜國。王喜無量，天下拜賀。日與群臣歡喜相樂，民皆稱善，獲無極樂，數千萬歲。

「王又念曰：『吾有西土，三十二萬里，七寶之榮，千子光國，天雨寶錢，世未嘗有。雖其然者，吾聞南方有閻浮提，地廣長二十八萬里，黎庶眾多，靡求不獲。吾得彼土不亦快乎？』王意始存，金輪南向，七寶四兵，輕舉飛行，俱到其土。彼王臣民靡不喜從，其土君民，終日欣欣；王止教化，年數如上。

「王又念曰：『吾有西土，今獲南土，天人眾寶何求不有？今聞東方弗于逮，土三十六萬里，其土君民，寶穀諸珍無願不有。吾獲其土不亦快乎？』口始云爾，金輪東向，七寶四兵飛行俱至，君臣黎庶靡不樂屬。又以正法仁化君民，年數如上，比門懷德。

「王又念曰：『吾有西土南土東土，天人眾寶無珍不有，今聞北方欝單曰土，吾獲王之不亦善乎？』開口言願，金輪北向，七寶四兵俱飛如前。始入其界，遙覩地青如翠羽色。王曰：『爾等覩青地乎？』對曰：『見之。』曰：『斯欝單曰地。』又『覩白地？』曰：『覩之。』曰：『斯成擣稻米，爾等食之。』又覩諸寶樹，眾軟妙衣，臂釧指環，瓔珞眾奇，皆懸著樹，曰：『覩之乎？』對曰：『唯然！』曰：『爾等服之。』王治以仁、化民以恕，居彼年久其數如上。

「又生意曰：『吾有三天下，今獲北方四十萬里，意欲昇忉利天之帝釋所。』王意始然，金輪上向，七寶四兵飛行昇天，入帝釋宮。釋覩王來，歡迎之曰：『數服高名，久欲相見，翔茲快乎！』執手共坐，以半座坐之。王左右顧視，覩天宮殿，黃金白銀、水精琉璃、珊瑚虎珀、車渠真珠以為宮殿，覩之心欣。即又

念曰：『吾有四國，寶錢無數，斯榮難云；令天帝殞；吾處其位，不亦上願乎？』惡念興而神足滅，釋還之故宮，即獲重病。輔臣問曰：『天王疾篤，若在不諱，將有遺命乎？』王曰：『如有問：「王何以喪身？」答如所覩，以貪獲病，遂致喪身。夫貪殘命之刃，亡國之基也。去三尊，處三塗，靡不由之。戒後來嗣，以貪癡火燒身之本也，慎無貪矣。夫榮尊者其禍高矣，寶多者其怨眾矣。』王終，後嗣誦其貪戒，傳世為寶。四天下民尊其仁化，奉三尊、行十善，以為治法，遂致永福。』

世尊曰：「覩世渺能去榮貴、捐五欲者，惟獲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，無上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能絕之耳。飛行皇帝，所以存即獲願不違心者，宿命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之所致，不空獲也。頂生王者，吾身是也。」

佛說經竟，阿難歡喜，為佛作禮。

#### （四一）普明王經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名曰普明，慈惠光被，十方歌懿，民賴其休，猶慈子之寧親也。隣國有王，治法以正，力如師子，走攫飛鳥。宰人亡肉，晨犇市索，路覩新屍，取之為肴，味兼畜肉。後日為饌，甘不如焉。王責太官，宰人歸誠叩頭首之。王心恧然曰：『人肉甘乎？』默勅宰人以斯為常。」世尊曰：「夫厚於味者即仁道薄，仁道薄者猶狼心興，夫為狼，苟貪肉味而賊物命，故天下讐焉。宰人承命，默行殺人，以供王欲，臣民嗷嗷。表聞尋賊，王曰宜然。密告宰人曰：『慎之哉！』有司獲之。賊曰：『王命爾矣。』群臣諫曰：『臣聞，王者為德仁法，帝精明即日月濟等，后土潤齊乾坤，含懷眾生即若虛空，爾乃可為天下王耳。若違仁從殘，即猶狼之類矣。去明就闇，瞽者之疇矣；替濟自沒，即坏舟之等矣。釋潤崇枯，即火旱之喪矣；背空向窒，即石人之心也矣。夫狼殘

瞽闇坏沒火燒石人之操，不可為宰人之監，豈可為天下王耶？若崇上德即昌，好殘賊則亡。二義臧否，惟王何之？」王曰：『孩童絕漚其可乎？』曰：『不可。』王曰：『余如之矣。』群臣僉曰：『豺狼不可育，無道不可君。』臣民齊心同聲逐焉。

「王奔入山，覩見神樹，稽首辭曰：『令余反國，貢神百王。』誓畢即行，伺諸王出突眾取之，猶鷹鶴之撮鸞雀，執九十九王。樹神人現顏華非凡，謂阿群曰：『爾為無道以喪王榮，今復為元酷，將欲何望乎？』阿群前趣之，忽然不現。

「時，普明王，出察民苦樂，道逢梵志，梵志曰：『大王還宮，吾欲有言。』王曰：『昨命當出，信言難違。道士進坐，吾旋在今。』遂出為阿群所獲，投之樹下，王曰：『不懼喪身，恨毀吾信耳。』阿群曰：『何謂耶？』王具說道士見己之誓，願一覩之，受其重戒，尠寶貢焉，旋死不恨。阿群放之，還覩道士，躬敷高座，道士昇座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劫數終訖，乾坤洞然，  
須彌巨海，都為灰燬。  
天龍福盡，于中凋喪，  
二儀尚殞，國有何常？  
生老病死，輪轉無際，  
事與願違，憂悲為害。  
欲深禍高，瘡痏無外，  
三界都苦，國有何賴？  
有本自無，因緣成諸，  
盛者必衰，實者必虛。  
眾生蠢蠢，都緣幻居，  
聲響俱空，國土亦如。  
識神無形，駕乘四蛇，  
無明寶養，以為樂車。  
形無常主，神無常家，  
三界皆幻，豈有國耶？』

「受偈畢，即貢金錢萬二千。梵志重誠之曰：『爾存四非常，其禍必滅矣。』王曰：『敬諾，不敢替明誠。』即至樹所，含笑且行。阿群曰：『命危在今，何欣且笑？』答曰：『世尊之言，三界希聞。吾今懷之，何國命之可惜乎？』阿群媚曰：『願聞尊教。』王即以四偈授之，驚喜歎曰：『巍巍世尊，陳四非常，夫不聞覩，所謂悖狂。』即解百王，各令還國。

「阿群悔過自新，依樹為居，日存四偈，命終神遷，為王太子，納妻不男。王重憂之，因募國女化之令男，後遂姝蕩不從真道。王恚之焉，磔著四衢，命行人曰：『以指確首，苟辱之矣。』適九十九人，而太子薨。魂靈變化，輪轉無已，值佛在世，生舍衛國。早喪其父，孤與母居。事梵志道，性篤言信，勇力擘象，師愛友敬，遐邇稱賢，師每周旋輒委以居。師妻懷嬖，援其手姪辭誘之。阿群辭曰：『凡世耆友，男吾父之，女吾母焉，豈況師之所敬乎？燒身可從，斯亂不敢順矣。』師妻恧然，退思為變。婿歸，婦曰：『子歎彼賢，足照子否矣？』具為其過。女妖似真，梵志信矣。師告阿群：『爾欲仙乎？』對曰：『唯然。』曰：『爾殺百人，斬取其指，今獲神仙。』奉命携劍，逢人輒殺，獲九十九人指，眾犇國震。覩母欣曰：『母至數足，吾今仙矣。』佛念：『邪道惑眾，普天斯疇也。』化為沙門在其前步，曰：『人數足矣。』追後不屬，曰：『沙門可止！』答曰：『吾止久矣，惟爾不焉。』曰：『止義云何？』答曰：『吾惡都止，爾惡熾矣。』阿群心開，霍如雲除，五體投地，頓首悔過。叉手尋從，將還精舍，即為沙門。佛為說宿行，現四非常，得溝港道，退于樹下，閉目叉手練去餘垢，進取無著。

「王召軍師戰士數萬，尋捕妖賊，未知所之。道過佛所，曰：『王自何來？身蒙塵土。』對曰：『國有妖賊殺無過民，今尋捕之。』世尊告曰：『夫民先修德而退崇邪，治國之政其法何之？』對曰：『先貴後賤，正法治之。』『若夫先戴畜心退懷聖德，正法何之？』對曰：『先賤後貴正法賞之。』曰：『賊已釋邪崇真，今為沙門矣。』王歎曰：『善哉！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神妙上化乃至於茲乎！始為豺狼，今為天

仁。』稽首足下，又重歎曰：『斯化奇矣，願一覩之。』世尊曰：『可。』王逮官屬，造之而曰：『上德賢者可一開眼相面乎？』如斯三矣。答曰：『吾之眼睛，耀射難當。』王稽首曰：『明日設微饌，願一顧眄。』答曰：『於廁吾往，於殿則不。』王曰：『唯命。』還則裂廁，掘其地則新之，樟梓桷材，為之柱梁，香湯沃地，栴檀蘇合欝金諸香，和之為泥，旃罽雜繒，以為座席，彫文刻鏤，眾寶為好。煥煥煌煌，有踰殿堂。明日王身，捧香爐迎之。阿群就座，王褰衣膝行，供養訖畢，即說經曰：『廁前日之污，豈可於飯乎？』對曰：『不可。』曰：『今可乎？』曰：『可矣。』阿群曰：『吾未覩佛時，事彼妖蠱，心存口言身行諸邪，邪道穢化其為臭污，甚彼溷矣。屎污可洗，穢染難除，賴蒙宿祚生值佛世，沐浴清化去臭懷香，內外清淨猶天真珠，夫不覩佛、不知四非常者，觀其志趣，猶狂者醉之以酒矣，不親賢眾而依十惡者，其與豺狼共檻乎！』王曰：『善哉！奇乎佛之至化，乃令廁臭化為栴檀矣。』

「說經竟，即邁歷市，聞有婦人逆產者命在呼吸。還如事啟，佛言：『爾往為其產。』阿群恧然。世尊曰：『爾望產云：「吾自生來，慈向眾生，潤濟乾坤者。」爾母子俱全矣。』受教而往，至宣佛恩，母子俱生。退還尋塗，疑已有殺人之酷，而云普慈，稽首質焉。佛告阿群：『凡人心開受道之日，可謂始生者也。不覩三尊，未受重戒，猶兒處胎，雖其有目，將亦何覩？有耳何聞？故曰未生也。』阿群心開，即得應真道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『昔時普明者，吾身是也。吾前世授之四偈，一活百王，今令得道，不受重罪矣。阿群宿命嘗為比丘，負米一斛送著寺中，上作刀一枚，歡喜歎尊，稽首而去。負米獲多力，上刀獲多寶，歡喜獲端正，歎尊獲為王，作禮故為國人所拜。九十九人確其首，遂至喪身，故殺前怨而斬其指。後人欲確，見其已喪，又覩沙門，更有慈心。後人即其母，始有惡意故，阿群始意亦惡，覩沙門更慈故，見佛即孝。種淳得淳，種雜得雜，善惡已施，禍福尋之，影追響應，皆有所由，非徒自然也。比丘願言：『令汝逢佛得道。』如願獲焉。供養三尊，有若絲髮；沙門以慈

呪願施者言，如其言，得，萬無一失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## 六度集經卷第四

### 结 行：

1. 补阙真言：南謨喝嚩怛那，哆嚩夜耶。佉嚩佉嚩。俱住俱住。摩嚩摩嚩。虎嚩，吽。贺贺，苏怛拏，吽。泼抹拏，娑婆诃。(三遍)
2. 七佛灭罪真言：离婆离婆帝。求诃求诃帝。陀罗尼帝。尼诃啰帝。毗黎你帝。摩诃伽帝。真陵乾帝。娑婆诃。(三遍)
3. 三皈依  
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；  
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  
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，统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和南圣众。(一遍)
4. 回向

愿以此功德	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	皆共成佛道
愿消三障诸烦恼	愿得智慧真明了
普愿罪障悉消除	世世常行菩萨道
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愿诸众生：	
罪障消除 福德增长 智慧增长 菩提心增长	
愿三宝兴隆 正法久住 普愿众生 早成佛道	
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	

5. 礼佛（三拜/三问讯）(注：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)